念四

禮書通故

仲子藏閲

口 12
2948
24

口12
2948
24

鄭元云虞書戛擊鳴球也鳴球以下數器鳴球即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韋為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謂歌詩也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以周案鄭意以虞書所言即周大司樂樂九變之禮是降神之樂也而說者皆以為正祭之樂與鄭固不同矣鄭意戛擊二字總言擊鳴球其注明堂位揩擊則以為柷敔柷堂下非堂上樂也堂上節樂

自有搏拊僊傳依明堂位注以為上下合止樂各有柷
敔未當周官磬在堂下階開茲數器首及鳴球說者以
為堂上亦有磬鄭注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
和尊之明磬本堂下物以合堂上樂而首及之是虞周
制亦同也周官大師小師兩職竝云登歌擊拊周之搏
拊亦在堂上或疑此物非賢重非堂上物非也堂上無
搏拊則樂無節矣拊以節樂令奏先擊之樂之節奏視
乎此矣周之升歌亦當有琴瑟射諸禮堂上有瑟無琴
蓋諸侯待大夫禮殺而下就也祖考來格文王以詠之
下故鄭以此為降神之樂而曰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

知此為堂上者以下文言下管決之也
鄭元云下管言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以周案周官大
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小師職大祭祀登歌
擊拊鄭注云擊拊瞽乃歌是周之登歌仿虞堂上之搏
拊以詠也大師職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棧小師職下管
擊應鼓鄭注云鼓棧管乃作是周之下管仿虞堂下之
管鼗鼓也虞周樂制大略相同見亏此矣
鄭元云合樂用柷柷狀如漆筒中有椎合之者投椎亏
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
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也鹵方之樂

謂之鏞庸功也鹵方物韗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鳥獸牄牄謂飛鳥走獸牄牄然而舞也以周案以詠以上為堂上之樂以歌為主故以詠終之下管鼜鼓為堂下之樂以管為主故以管首之歌發則堂下之樂不作管奏則堂上之樂亦止是皆分以奏之也自此以往堂上堂下閒代以奏而樂亦將合矣故繼之曰合止梧敔周禮合樂拊閒歌後合樂為竝作閒歌為代奏詩有磬篇鞉磬柷圉亦云柱周之庭與此下管鼜鼓合止柷敔文同倘傳以為堂上有柷敔謬矣笙即周禮之笙鐘笙磬鏞與頌磬相

近即周禮之頌鐘頌磬鄭注云鐘不言頌省文古文頌為庸鄭注大射禮已詳其義明堂位云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和之言合離之言麗注疏以為即編鐘編磬垂為舜臣故虞書有笙頌之名周禮天子宮縣毛詩笙磬同音傳曰笙磬東方之樂同音四縣皆同義可參證茲舉笙頌文略互以閒與以詠對文閒即閒其所詠也故云堂上堂下閒代而作是鄭謂此閒字即周禮之閒歌也如傳疏解笙鏞如字既嫌細大不倫謂笙鐘自相閒斯亦謬矣鄉飲禮之笙奏閒歌俱以笙為士大夫禮燕禮之笙入閒歌亦以笙為諸侯燕臣下禮天子以管包笙其閒歌又以笙磬

笙鐘頌磬頌鐘文見亏此後人以鄉飲燕禮繩之謂此有鏞非閒歌則上文鳴球搏拊琴亦不見亏鄉飲燕禮將亦謂之非升歌乎鳥獸蹌蹌卽所謂百獸率舞也率舞與允諧對文謂百獸率其舞節庶尹信其龢諧也鄭注未是馬注鳥獸筍虡亦非

白虎通義云柷始也敔終也釋名云柷狀如伏虎如物始見柷柷然也敔衙也衙止也所以止樂也金鶚云說文柷樂木桯也所以止音為節風俗通引禮樂記柷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止音為節據此柷敔皆所以節止樂不可謂柷以作樂亏始也合止柷敔者謂合

其樂而止之合有和之義止有節之義合止皆兼柷敔非柷合而敔止也且止者暫止非終止也先儒皆以為終止既與節字之義不合而虞書亦不當敘亏笙鏞以閒之先矣以周案鄭注合樂用柷敔以止樂謂合樂時以柷始以敔終也故柷有節音之名自訓詁家渾言始終樂唐六典遂謂鼓柷而後樂作鼓敔而後樂止以柷敔統眾樂斯非矣

鄭元云簫韶舜所制樂也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若樂九變人鬼可導而禮故致鳳皇來儀以周案簫之言節說文竹部節从竹卽聲舜樂曰

簡韶所角切又音簫左傳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注云
舜樂疏云箾簫也尚書簫韶九成彼韶箾卽此簫韶也
白虎通義禮記云舜樂曰簫韶傷傳云言簫見細器備
曲說也賈服注左傳象箾云箾言天下樂削去無道說
文云箾以竿擊人也箾武舞韶文舞曰箾韶者先武後
文亦不獨周制然也舞干羽亏兩階亦先武後文矣左
傳言六府之事九功之德皆可歌謂之九歌既有九歌
乃有九成鄭引大司樂九變之文明此為降神之樂也
其注大司樂大合樂又引此并及下節其謂夔之擊石
拊石為正祭之合樂與樂至合樂最難諧故夔自擊大

小磬以率庶尹焉
鄭元云郊特牲有虞氏之祭尚用氣尚謂先薦之血腥
爓祭爓或為膻孔穎達云此謂四時常祭也有虞大祭
亦先作樂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以為宗廟九奏之節
以脚案孔疏非也有虞作樂之先自有殺牲詔血事設
回尚氣鄭注尚謂先薦之是也虞書敍作樂之次亏樂
焉之腥血自亦從略不具輒彼遂謂虞大祭先作樂記
云殷人樂三闋然後迎牲玩然後字是虞先殺牲而後
作樂也右虞樂
記明堂位夏后氏鼓足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云足利本

伐足鼓以周案商頌那傳云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鼗周人縣鼓鄭取明堂位文周頌有磬及此正義亦竝引伐
足鼓隋書禮樂志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
之謂之楹鼓說詳王氏述聞楹鼓繁露伐程鼓程楹聲
同毛傳伐置鼓依詩本文言之也
熊安生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柱灌埒孔穎達云尚
聲謂先奏樂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以周案殷人尚
聲讀商頌那自見篇中二十二句兩言鞉鼓兩言鼓二
言管一言磬一言庸毛傳曾引此記以徵其義鄭箋以
奏鼓簡簡為金奏堂下諸縣湯孫奏假為奏升堂之樂

升歌之假升也依我磬聲為堂下諸縣與諸管皆與磬
聲相依玉磬尊故異言之以傳箋推之樂三闋者金奏
也升歌也下管也嘒嘒管聲即下管管依磬聲則天子
下管亦奏磬見亏此矣箋以磬為玉磬繁露質文篇云
先用玉聲而後烹則樂三闋然後迎牲其柱下管奏磬
時可知矣周人時亯合樂柱樂六變之後大祭合樂柱
樂九變之後殷制雖不能詳而樂三闋必非合樂斷可
識也右夏殷樂

鄭元云周人尚臭灌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
亏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熊安生說周人先求諸陽

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異孔穎達云周人尚臭謂
四時常祭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鼓大司樂云若
樂九變則人鬼可導而禮矣鄭云先奏昆樂以致其神
而後祼焉以周案殷人樂三闋然後迎牲周人則樂九
變然後迎牲而伦樂之肴有鬯人供鬯肆師煮鬱鬱人
鬱合鬯一節故曰尚臭祼在樂九變之後鬱合鬯在樂
九變之先注疏皆非說詳肆獻祼饋食禮門之一
杜預云魯三秊大祭則伦四代之樂孔穎達云魯禘用
四代則周禘當用六代毛奇齡云大司樂以大濩言先
妣大武言先祖以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奏宗廟而不及

雲門咸池則限亏四代而不及六代可知以周案言先
妣言先祖為時言大祭禘祫樂九變自兼六代當從孔
疏
鄭眾云宮縣四面縣象宮室四面有牆軒縣三面其形
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鄭元云
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
亏東方或亏階間而已以周案軒縣之去南面與軒城
同謂去宮縣之柱南方者非以兩階間建鼓南面為言
也王氏詳說誤
鄭元云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鐘磬者編縣之

二八十六枚而枉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陳暘云典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百謂之十六可乎漢書成帝時亏犍水濱得石磬十六枚未必非成帝冶工師附益四清而爲之非古制也庸成之說得非因此而遂誤與古有大架二十四枚同一虡虡通十二律正倍之聲亦庶乎古也以周案鄭注全肆鐘磬各十六枚與樂緯四清聲合後人多宗其說陳氏定爲十二枚

其議發亏范鎮古大架二十四枚取十二律倍聲之數唐李沖所定也或謂用十九枚或謂用十四枚尤無依據至半堵說亦不同薛氏謂杜注鐘十六枚爲一肆則堵者八枚矣天子之士鐘磬各十六枚爲一肆諸侯之士鐘磬各八枚故爲堵易氏謂天子宮縣四面各六十四枚諸侯以下降殺以兩諸侯三面鐘磬各四十八枚卿大夫兩面鐘磬各三十二枚士一面鐘磬各十六枚雖尊卑多寡不同皆各十六枚故謂之肆若諸侯之卿大夫判縣則每面鐘磬八枚兩面各十六枚士特縣各八枚而已惟其舁每面之半故謂之堵異說紛紛皆與

鄭注相背其意士樂亦宜鐘磬兼有不專特縣編磬放
氏又據鐘師以鐘鼓奏九夏而鄉飲鄉射皆賓出奏陔
陔夏為九夏之一以是為士有鐘磬之證夏弊甫申鄭
義云大射儀樂人宿縣亡陛階東笙磬鹵面其南笙鐘
其南鏞皆南陳鹵階之鹵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鏞皆
南陳一建鼓在鹵階之東南面此諸侯軒縣鐘磬俱有
全為肆之明證也案此中縣有鼓無鐘磬與軒縣
襄十一季鄭賂晉侯歌鐘二肆晉侯以其樂之半賜魏
絳案二肆為判縣之制以半賜絳絳分之為左右此諸
侯卿大夫判縣鹵鐘東磬半為堵之明證也鄉飲記磬

階閒縮霤鄭注云大夫而特縣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
也此諸侯之士特縣無鐘有磬半為堵之明證也又駁
敖氏曰大射笙鐘頌鐘與鏞俱陳磬南鄉飲記磬階閒
縮霤經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是磬南無鐘鏞明矣
至亏賓出奏陔鄭君明云天子諸侯以鐘鼓大夫士鼓
而已何尋以是難鄭
大射禮樂人宿縣亡陛階東笙磬鹵面其南笙鐘其南
鏞鹵階之鹵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鏞鄭元云笙猶生
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
縣之周禮曰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有鐘有磬為全

鑮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鑮為節言成功曰頌鹵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鹵方鐘磬謂之頌鐘不言頌省文古文頌為庸陳暘說編磬柱鹵而以頌磬名之特磬柱東而以笙磬名之敖繼公說笙磬是與笙相應者頌之言誦與歌樂相應者以周案笙之與鐘磬相應者曰鐘笙見笙師職茲曰笙鐘取東方生生之義鄭注是也鐘笙也笙鐘鐘也笙以應鐘鐘不可謂應笙故國語云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肎鮑竹利制韋注云鮑笙也竹簫管也利制以磬音調利為制無所尚也若然則笙無所尚以應鐘磬為利而鐘磬為笙之制矣敖氏謂鐘磬應

笙不其愼乎頌字从貟公聲本古容貌字說文頌兒也籀文作顒又云兒頌儀也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亏神明者也是頌又兼成功義古文作庸庸亦功也聲義相近敖氏循文立訓亏古今字不能兼通左傳之歌鐘二肆一為笙鐘一為頌鐘敖氏訓頌為誦而以歌鐘當之豈鄭人所賂二肆倍鹵縣而不備東縣乎豈頌鐘與歌相應笙鐘不與歌相應乎合樂之時衆音竝作固不獨頌磬與歌相應矣則歌鐘之兼笙鐘愈可知也陳氏以特磬編磬為頌笙之別尤違大射設縣之制盛氏江氏俱闢之矣褚摭升最不信敖亏此猶沿

其說何邪
建鼓在阼階鹵應鼞在其東南鼓一建鼓在鹵階之鹵鑮之南東鼓朔鼞在其北一建鼓在鹵階之東南面鄭元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跗也應鼞應朔鼞之鼞小鼓也在東偾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為君也朔始也奏樂先擊鹵鼞樂為賓所由來也一建鼓在鹵階之東言面者國君亏其羣臣倘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縣賈公彥云明堂位般楹鼓周縣鼓注云楹為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亏簴虡也周人縣鼓今言建鼓則般浚

也敖繼公云阼階鹵之鼓鼞乃在東縣南者也以君當亏阼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之位亦在洗北皆當鑮之南故移鼓鼞亏此以辟之也國君合有三面樂又以辟射之故去其階閒之縣但設其鼓亏故位而已上言南鼓東鼓惟此言南面蓋闕其中縣則不擊此鼓故異其文以見之盛世佐云阼階鹵之鼓注云為君似迕當以敖說為是鹵階東猶設鼓者別亏判縣也北縣南面故此鼓亦南面不云南鼓者見其當一面也既設之亦須擊敖云不擊非既因辟射雖賓射亦當闕之若不為射雖亏其臣亦當設注說亦非聿協夢云敖謂以辟射

之故去其階閒之縣是也若然則大射賓射皆當闕一面注謂其為諸侯則軒縣鳥有賓射倘縣乎褚寅亮云注君亏其臣倘三面此卽降尊就卑之義階閒之縣何妨亏射而必徹之乎且賓射亦軒縣又何獨不徹乎以周案賓射之北縣闕與不闕皆無明文諸家各以意揣難定鼛是周縣鼓亦用楹鼓建鼓者楹鼓也三建鼓皆以階之東卤為文則陛階卤卤階東之建鼓必非如磬簴蕩蹙近階閒故大射禮下管之時大師少師可降立亏鼓北下注云簴謂笙簫之屬倚亏堂卽所謂鼓北也舊圖多誤　又案大射卤階卤朔鼜在建鼓北注云奏樂

先擊卤鼜樂為賓所由來也其陛階東建鼓應鼜逐在陛階卤注以為為君又謂應鼜應朔鼜也先擊朔鼜應鼜應之其說皆確經應鼜在建鼓東者必如此而階卤兩建鼓之位以正且與卤階卤之朔鼜在建鼓北之位相對鄭注以為倒其先擊恐未然張皋文圖又從此注以為狹禮陛階東鼓南應鼜與卤階卤朔鼜南鼓參錯不對更謬

鄭元云鼗倚亏頌磬卤絃鼗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以奏樂也絃編磬繩也設鼗亏磬卤倚亏絃也郝敬云鼗不縣設倚置亏頌磬東絃鼗兩旁縣耳繩如冠之有

絃鼗倚亏磬簴東故其絃鹵委也陳奐云古者鐘磬縣鼓皆不縣惟鼗鼓乃縣之胡肇昕云案經云倚以東鹵言不以南北言編磬繩可言南北不可言東鹵且繩亦非可倚之物也郝說最確陳氏以鼗當縣鼓攷詩有瞽云應田縣鼓鞉磬柷圉言縣鼓又言鞉則鞉非縣鼓明矣毛傳云縣鼓周鼓鞉鞉鼓亦不以為一物也陳氏盡翻舊說別立新義未見其有當也以周案胡說甚是毛詩傳云笙磬同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熊朋來云古者堂上樂受笙均堂下樂受磬均與儀禮笙磬之名不同以周案樂節堂上升歌在笙奏入之

奏笙時堂上樂闋又不受笙所均即合樂時眾音竝作笙亦均亏琴瑟鐘磬故國語云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匏即笙笙無所尚惟調利亏所制所制者琴瑟鐘磬是也熊說甚謬當從毛傳箋蓋同毛孔疏申鄭分笙磬為二器未是

鄭元云銅之和鐘叔之離磬銅堯之其工也叔未聞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陳暘云磬編之則襍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叔之離磬則專虞之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也以周案鄭意和鐘離磬即編鐘編磬離之言麗謂附麗而編次之也則編鐘編磬起自唐虞矣故虞書笙庸以

閻鄭以東鹵縣釋之陳氏以離磬為特磬說本陸農師秦氏通攷從之其實不可信離有麗義無特義且磬先有特而後麗故謂之編如陸陳說編先亏特則編之義何居如謂特枉編之先則又何離之可言

鄭元云鄉飲記磬階閒縮靁縮從也靁以東鹵為從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枉東古文縮為蹙敖繼公云縮如縮俎之縮縮者縮亏靁也此禮特縣則有磬鐘鑮及鼓鞉惟言磬者以其為縣之主而居首以周案此編磬也故注云特縣敖氏以為特磬失之記為經笙入堂下磬南立明其磬之所枉且云南面鼓之亦明其有此樂也江氏謂記以釋經是也而以為非為論樂過矣縮古文佾蹙小雅蹙蹙靡所騁傳曰蹙蹙縮小之皃攷工記蹙亏剡注云蹙近也縮小蹙近音義竝近磬非枉靁而逼近靁下故曰蹙靁說詳王氏述聞

陳暘說特鐘枉堂上金鬰云特鐘即鎛與十二辰零鐘皆枉堂下以周案眡瞭賓射皆奏其鐘鼓鄭注云其登歌太師自奏之似亦謂堂上有鐘須攷右周樂

鄭元云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教眡瞭也磬亦編亏鐘言之者鐘有不編不編者鐘師擊之賈公彥云以經

擊磬不言編則磬無不編以周案注非經意疏非注意
鐘磬有編而次者有不編而特者編鐘編磬眡瞭擊之
特鐘大亏編鐘鐘師擊之特磬大亏編磬磬師擊之虞
書予擊石拊石鄭注云磬有大小擊大石磬拊小石磬
大磬卽鼖擊之鳴球小磬卽以閒之笙磬經亏鐘別言
編明特鐘掌亏鐘師非其所教且以明其所教亦編磬
而特磬乃其專掌故曰掌教擊磬不言編鄭意此經鐘
磬連文皆指其編者而獨亏鐘言編以鐘之特縣不一
大鐘之外有如十二辰之零鐘亦有特縣者而磬無是
也非謂大磬亦不特左傳襄十一季孔疏云鎛是大鐘

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鄭元禮圖如此此言
可以互證賈疏竟謂磬無不編并失注意
孔晁云歌鐘鐘以節歌也劉炫云左傳歌鐘二肆及其
鎛磬亏磬下不復言數亏鐘則言二肆明鎛磬數同若
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矣安昺有金石之樂孔穎
達云鐘與磬全乃成為肆言歌鐘二肆則兼有磬矣此
二肆皆為編縣也下云及其鎛磬者鎛是大鐘磬是大
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鄭元禮圖如此以周案亏鐘
言肆其有磬可知也復曰鎛磬為特縣孔疏是大射禮
注鎛似鐘而大賈疏亦云特縣不編如劉說曰及其磬

可矣何必復言鎛

金鶚云古者天子之樂有特磬特磬者玉磬也五禮通攷分玉磬特磬為二非也玉磬最尊故惟天子有之諸侯惟有編磬以石為之無特縣之玉磬也郊特牲以擊玉磬為諸侯之僭禮可知諸侯不得有玉磬矣以周案左傳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孔疏以鎛磬為特縣鄉歡酒記磬階間縮霤敖君善以為特磬大戴禮縣一磬而尚拊論語子擊磬亏衞皆非編磬是諸侯大夫士未必無特磬也所異者天子特磬以玉諸侯以下以石耳右縣

杜子春云九夏內當為納祴讀為陔鼓之陔王出入奏

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鰲夏杜預云肆夏一名繁遏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周禮釋文佻夏納云本或佻納夏左傳正義云定本納夏佻夏納惠士奇云王出至堂而肆夏佻則王出入亦奏肆夏矣非獨尸出入也朝聘之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則四方賓來亦奏之矣肆夏猶納夏與鼓禮賓及庭奏肆夏鄉歡酒賓出奏陔夏則是入奏肆夏出奏祴夏陔與祴通禮器大饗之賓其出也肆夏以送之則賓出入又皆奏肆夏然大夫奏陔夏不得奏肆夏肆夏之類有采薺薺一佻

齊葢齊夏也王出路門而采齊佾則是門內奏肆夏門
外奏齊夏俗讀齊爲齋齋不聽樂金奏何居失其義矣
王齋未聞有樂夫人妥尊獨奏蔵以周案九夏皆以鐘
鼓奏之大夫以下無金奏有鼓而已杜注王出入奏王
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皆大司樂文以大祭
祀言也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齊鄭注王出至堂而肆
夏佾出路門而采齊佾以步迎賓客言也王出入以王
夏諸侯下之則以肆夏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大饗諸侯
禮也義不兼聘賓聘賓葢用納夏也惠氏皆牽合言之
大繆采齊卽齊夏可備一說肆夏之三謂肆夏一繁遏

二渠三與文王之三鹿鳴之三同以首編統之杜預以
繁當肆夏亦非
杜子春說肆夏詩也春秋傳肆夏與文王鹿鳴俱佾三
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
天子所以宣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叔玉云
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
遂亏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亏時夏允王保之繁
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亏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
穰降福簡簡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
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鄭眾說肆夏采齊皆樂名或

曰皆逸詩鄭元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
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亾是
以頌不能具杜預說肆夏樂曲名以周案漢師舊說以
九夏皆樂曲名杜子春據春秋傳以肆夏為詩先鄭注
樂師云肆夏樂名從舊說也云或曰逸詩用子春說也
呂叔玉以時邁有肆亏時夏之明文思文亦曰陳常亏
時夏執競雖不言夏而詩厠其中閒故以此三詩當肆
夏之三後鄭云九夏皆詩篇名樂亾頌不能具又參用
呂說箋詩時邁思文二夏字亦佚九夏解特不質言肆
夏之三而已竊謂春秋傳亏文王之三鹿鳴之三曰工

歌亏肆夏之三曰金奏未見三夏之為詩但樂曲非空
製必先有詩而後有曲則謂三夏之有詩可也頌非大
夫士所舉用而鄉飲酒禮賓出奏陔夏未見九夏之為
頌蓋九夏與九磬等皆先代之樂有其辭有其節奏周
之金奏九夏固用其節奏也而其辭為先代佚故不載
亏詩呂叔玉必指周頌以實之鑿矣
江永云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燕居左傳國語
所載甚分明升歌為詩金奏以鐘鼓奏九夏有篇名而
無辭即有辭亦不載亏頌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詩
譜以升歌與金奏混合為一誤矣仲尼燕居云入門而

金佗此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清廟何嘗歌肆夏乎金榜云升歌職亏大師小師瞽矇金奏職亏鐘師鎛師既姝事異職大射禮主人獻大夫後乃納工升歌先時獻賓獻公奏肆夏工尚未入明金奏不舉有工歌以周案金奏與升歌之不同鄭無不知之理所誤者以肆夏為頌族天子饗元侯則歌之耳

孔穎達說左傳金奏肆夏之三為升歌肆夏與薤射納賓異一說薤禮奏肆夏與九夏之肆夏名同而音節必異若皆頌之族類必非諸侯所敢用以周案天子大饗元侯奏肆夏之三其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不舉兼用

三夏大饗用三夏故賓入大門即奏肆夏其餘不舉兼用故賓及庭乃奏肆夏肆夏非升歌其音節亦非有異二說皆非　又案金奏先樂見魯語奏夏以鐘鼓見鐘師天子大饗元侯入門金奏三夏見左傳其出止奏肆夏見禮器鄭注破肆為陔未是大司樂大饗出入如尸是奏肆夏矣兩君相見及薤勞王事之臣賓入及庭乃奏肆夏其出也奏陔夏見大射禮薤禮記若以樂納賓節鄭注謂其臣有王事之勞者奏此樂是代君之事即以君之樂樂之也若薤諸臣樂毎無金奏見薤禮大夫不奏肆夏見郊特牲賓出奏陔夏有鼓無鐘見

鄉飲鄉射禮注

鄭元云肆夏以鐘鑮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夏炘云鑮與鐘配播鐘必播鑮可知磬與笙配不與鼓配鄉飲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鐘師明云以鐘鼓奏九夏無磬鄭注非定論

皇侃說卒虡而樂閒伦樂三闋也一是賓飲畢樂闋也二是主人受酢飲畢樂闋也三是賓奠酬之後工升歌畢將旅酬之時樂闋也孔穎達云賓至庭樂伦及至主人獻虡賓受虡啐酒拜告旨而樂止賓飲訖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而樂伦公飲卒虡而樂止皇氏說

主人受酢之時伦樂依大射禮宰夫為主人受酢時不伦樂皇說非也經初云入門而奏肆夏次云卒虡而樂閒下云奠酬而工升歌所陳之事依先後次第則樂閒之中不尋幷數奠酬升歌樂闋也且工升歌之後則有笙入奏南陔之等及閒歌合樂無樂閒之文何尋卒虡樂閒之中數之為三閒以周案郊特牲樂闋之文在奠酬幷歌上奏禮記大射儀兩言樂闋文亦在幷歌下管上皇說固非觀下文旅酬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至云云是此記主天子為文則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為天子饗元后之禮天子饗元后奏肆夏之三故

入大門卽金奏與仲尼燕居兩君相見禮已有不同而
燕大射為諸侯待臣下禮要不足為比例孔疏據以為
說亦未尋記義記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舉金奏之最
始為文卒亂而樂闋舉金奏之最終為文舉始作終闋
以包金奏所以明奏在升歌舟也故下卽繼之曰奠酬
而工升歌此記之本意也至始作終闋之中閒又有無
數小節記文未及細述今亦莫尋其詳然按左傳國語
言天子饗元侯禮奏肆夏繁遏渠則入門以後有三大
節是可尋而知也又參以燕大射禮獻賓奏夏卒亂樂
闋獻公又奏夏卒亂樂闋與此卒亂而樂闋文相符合

則升堂之後又有二小節亦可尋而知也
金鶚云古樂節次與等墜先儒未詳閔攷燕聘賓金奏
止二節兩君相見金奏有三節賓入大門一作升堂樂
闋主人獻賓再作賓卒亂樂闋賓酢主人又作主人卒
亂樂闋每節奏一章三節則三章也注疏謂賓入大門
金作直至賓卒亂樂闋顯與經文升堂樂闋不合郊特
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亂而樂闋孔
子屢歎之是二事各為一義故文不相屬卒亂樂闋兼
賓主言之非謂賓入大門至賓卒亂而樂闋也以周案
郊特牲疏牽合燕大射為說其謬甚顯金氏又牽合仲

尼燕居文其說彌近禮而大亂眞孔子屢歎之美金奏之盛舜易而敬之義以猶之歎美卒虡乎抑美樂關乎記文果爾是文不成義矣郊特牲為天子饗元侯禮觀下文別土地之宜節遠邇之至可知仲尼燕居為諸侯自相饗禮觀上文兩君相見句可知天子饗元侯奏肆夏繁遏渠故入大門即奏肆夏諸侯自相饗止奏肆夏不奏繁遏渠故曰入門而縣興不曰大門是其塞也燕大射為諸侯待臣子禮賓及庭乃奏肆夏廾不曰入門又其塞也郊特牲入大門奏肆夏卒虡而樂關據金奏之全節為文仲尼燕居入

門而縣興廾堂而樂關據肆夏之一節為文燕大射兩言奏夏兩言樂關亦據肆夏之一節為文天子饗元侯之節奏不舋其詳據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言之曰金奏肆夏之三兩君相見禮亏入門金作廾堂樂關後當有獻賓獻公兩作兩關略如燕大射禮所異者一奏亏賓及中庭及公拜受虡時一當奏亏降洗時金氏已言之據鹿鳴三終笙入三終言之亦可曰金奏肆夏三終是其塞也若諸侯燕其臣本不奏肆夏大射奏肆夏又止二節又其塞也舊疏謂賓入大門奏肆夏至卒虡樂關金氏力駁其說以為樂節過長與賓酢主人金作主人卒虡樂關節奏不均不知郊特牲樂

閎據金奏全節為文其閒小節奏之侔闕不知凡幾諸
侯有三門自大門至廟堂其途遠矣而謂入大門奏肆
夏升堂乃閎其樂節長短遂均乎以五十步笑百步孟
子猶以為非況同一百步也胥失之矣
鄭元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賓朝聘者以周案聘賓無
入門奏夏禮聘當侔覲鄭意下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
地之宜而節遠邇之至為天子事故曰賓朝覲者用下
朝覲大夫之私覿為文也
金鶚云燕禮記若以樂納賓云云是燕他國之聘賓上
文所謂四方之賓也鄭注非以周案諸侯燕其臣使宰

夫為主人記文公主人冏舉是燕其臣也若燕聘賓無
此禮鄭注謂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語最精采
以陪臣勞王事宜有加禮如曰亦人臣分所當為何一
非當為事而酬勳之典亦可廢乎又案燕禮記注之勞
亏周是也成公十二季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泄盟楚子
享之郤至將登金奏伦亏下驚而走出曰冏君相見何
以伐此下臣不敢此專為聘楚己事故不敢受金奏或以之當燕禮記注之勞王事亦非右金奏
鄭眾云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付付當為拊
書亦或為拊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賢人瞽也鄭
元云擊拊瞽乃歌也拊形如鼓小師職大祭祀登歌擊
拊亦自有拊擊之佐大師令奏賈公彥云歌者出聲謂

之奏王昭禹云小師云登歌擊拊則擊拊者小師而大師令奏以周案大師小師皆言登歌擊拊與虞書同先鄭或擊或拊用虞書擊石拊石為義後鄭謂擊其拊用虞書戛擊搏拊以詠為義故云擊拊瞽乃歌以小師職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之文覈之以後鄭擊其拊為長令奏謂奏歌當從賈疏王氏謂令小師擊之則令奏擊棟豈亦小師擊之乎拊與棟皆大師自擊之擊之卽所以令之也

鄭元云鄉歙禮升歌工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賈公彥云大射諸侯禮云六人故知四人者大夫制也瑟禮而云四人者彼注云瑟輕從大夫制也鄉射是諸侯之州長士為之其中兼有鄉大夫以三物詢眾庶行射禮法故工亦四人大夫制也若然則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以墨次也公羊傳諸公六諸侯四自是舞人之數不尋以彼決此吳廷琴云以公羊傳舞列例之則四人正是諸侯之禮大射六人是諸公之禮瑟與射或兩舉之所謂互文見義也以周案當從賈

鄭元說相者何瑟鄉歙禮後首鄉射禮面鼓皆變亏君賈公彥云鄉射與大射相對大射君禮後首鄉射臣禮

庠首燕禮與鄉飲酒相對燕禮面鼓又與鄉飲酒後首
相變姜兆錫云注疏變亏君說覺支鄉射禮輕亏鄉飲
燕禮輕亏大射鄉飲賓賢大射選士其禮重矣故可鼓
者皆在後主亏將敬也若鄉射只習藝燕只逢情而已
故可鼓者皆在庠以鳴豫也盛世佐云姜說與注疏合
之其義乃備儀禮一書此等至纖細之處亦精密周匝
乃爾橫說豎說無所不通

鄭元云鄉飲酒何瑟挎越內弥挎持也越瑟下孔也內
弥側擔之者鄉射禮庠越言執者內有弥結手入之淺
也賈公彥云瑟底有孔越以指深入謂之挎瑟近首鼓
處則寬近尾不鼓處則狹側持之法近鼓持之手入則
淺近尾持之手入則深是以鄉射與燕禮面鼓則云執
之手入淺也大射與鄉飲酒後首則云挎越手入深也
敖繼公云挎以指鉤之也後越去瑟廉蹙近故以巨擘
承下廉而三指挎越也庠越去廉蹙遠故不可挎但執
之而已盛世佐云如疏說則近鼓持之手入舋深宏云
挎近尾持之手入舋深宏云執矣當以敖說為正褚寅
亮云以左大指承瑟下廉而以三指鉤入瑟底孔中以
周案敖說同賈賈云手入深謂指深入越孔盛氏不檢
鄉飲酒疏文故誤駁爾但賈實與注異鄭意瑟體雖首

寬尾狹至近越之處廣狹亦等大射鄉飲皆後首後
則軾後越軾後越大指不當弭可甲則瑟廉亟弓巨擘
之中而三指可深入越故曰挎鄉射禮皆面鼓面鼓
則軾垺越軾垺越大指正當弭結必曲則瑟廉亟弓會
指之本而三指不能深入故曰軾如褚氏說以大指承
瑟廉雖垺越亦可深入鄭注內有弭結殊無謂矣古人
不爾者慮其不固也
盛世佐云尚書蔡傳曰堂上之樂唯取其聲之輕清者
與人聲相比則云人歌時必鼓瑟以合詠歌之聲不言
可知放氏乃謂工歌之時亦奏堂下之樂以應之從古

無此淩亂襍糅之樂也以周案虞書夏擊鳴球搏拊琴
瑟以詠玩以字之意歌時止有磬拊琴瑟四物而已而
磬在堂下以合堂上之樂則堂下之樂應之者惟磬也
春秋時編鐘亦備歌鐘是升歌時又以編鐘編磬應之
也編鐘編磬亦聲之輕清者放氏以笙磬笙鐘應笙頌
磬頌鐘應歌固屬肊說必謂升歌止有琴瑟似亦未合
右升歌

鄭眾云大師職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棘小鼓也先擊
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棘棘讀為道引
之引鄭元云鼓棘管乃作也特言管者賢人氣也鼓棘

猶言擊棟詩曰應棟縣鼓小師職下管擊應鼓應聲也應與棟及朔皆小鼓也其所用別未聞賈公彥云聲出曰播謂播揚其聲奏卽播也以周案大師小師皆言下管擊小鼓與虞書下管鼗鼓亦合曰下管包笙入曰管曰笙皆賢人氣其樂固不止管笙也故又曰播樂器播與奏別賈疏非詩有聲篇應田縣鼓鼗磬柷敔旣倫乃奏簫管倫舉卽此所謂播樂器也笙入亦在此時大射禮下管無其文禮殺互說文申部軷擊小鼓引樂聲也說同先鄭毛詩侮田云應小聲田大鼓縣鼓周鼓也大鼓蓋指建鼓說與鄭異別縣鼓而曰應棟則應棟非縣

鼓矣縣鼓在鹵應鼓在東棟鼓所在無文先鄭以鼓棟為二物鼓卽建鼓棟為引鼓後鄭以鼓棟為擊鼓而應棟朔自分三物侮樂先擊朔聲應聲應之棟鼓之用亦未聞說者遂以朔聲當棟鼓非也攷大師亏下管播樂器時降立鹵階東之鼓北說見後則其令奏之棟鼓在中縣可知也諸侯軒縣先擊棟以引鼓大射無中縣故不見棟義取樂賓故又先擊朔聲耳則棟鼓之所在與所用猶可攷見也且棟雖小亏鼓而大亏朔聲故小師亏小祭祀小樂事直鼓棟以當鼓

記禮器廟堂之下縣鼓在鹵應鼓在東舊說縣鼓鹵縣

之大鼓應鼓東縣之小鼓陳奐說縣鼓鞉鼓也商頌置我鞉鼓為楹鼓周人縣之曰縣鼓以周案有瞽詩之鞉文在縣鼓之下則鞉鼓決非縣鼓可知也鹵縣之大鼓大射禮謂之建鼓建鼓即楹鼓則縣鼓亦非大鼓可知也且以東方之小鼓對鹵方之大鼓亦非其倫縣鼓者朔鼓也應鼓者應鼙也鄭注大射云應鼓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朔與應相對故記竝舉之朔為周之縣鼓故樂先擊之詩以應鞉別縣鼓記以縣鼓別應鼓則應鞉之不用縣亦可知矣夏足鼓殷楹鼓周與鬳皆兼用之朔鼓縣鼓建鼓楹鼓則應鞉其用足鼓與

鄭元云薛禮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新宮小雅逸篇也管之入三成謂三終也敖繼公云歌者降而以管奏新宮亦三終大射儀曰大師及小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鞮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足以明之矣三成謂奏南陔白華華黍也于歌與管但言篇名于笙言三成文互見也江筠云樂實有歌笙閒合四節四節之外別有下管經言下管者二此記下管新宮大射乃管新宮三終是也疏以管笙為一節云笙入三成者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也大射惟下管一節別無笙入文注云笙從工而入吹簧以播新宮之樂也敖氏謂管與笙

入為二弇大射云文承太師少師降之下明是降者管
之春官太師少師職皆云登歌下管是也案敖說是也
大射乃管新宮上云大師少師上工皆降立弇鼓北鞮
工陪弇後攷鄉射禮工之遷樂柱司馬命張侯命倚旌
後今何以司正猶未立而即遷樂弇下是明為管故而
降堂早也其下云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
南鹵面北上坐攷鄉射禮工弇降時即就阼階之東南
堂脩三笴鹵面北上坐今何以先立鹵縣鼓北至卒管
而後遷弇東是明為管故而就位遲也又既管後經不
云獻注以為略下樂通攷全經凡工弇就事訖無不舉

獻者此薤與鄉飲升歌獻工笙奏獻笙鄉射唯有合樂
笙工竝為亦俱有獻惟舉獻訖而後就事者其弇事訖
之時則不復重獻故此薤與鄉飲閒歌不獻然則即經
之不云獻而管者之即為大師盖明矣記文弇歌言升
弇管言下弇笙言入則所謂下者明是指人言之謂下
堂而非堂下矣以周案江氏說大射下管最為詳晰但
下管笙入分二節敖說實不及鄭經曰笙入者明笙奏
無下管也曰下管自包笙奏薤禮記曰下管新宮笙入
明下管與笙迭奏一詩也大射禮乃管新宮雖不言笙
入而文承大師少師上工降立鼓北鞮工陪後之下大

師少師主管者也羣工四人奏笙者也經亏管不言下
大師少師之降卽下也亏笙不言入羣工卽其人也記
曰歌者在上謂升歌匏竹在下謂此時也匏竹卽笙管
如下管笙入分二節則大射有下管無笙奏矣猶可說
也燕禮記亏下管曰新宮亏笙但曰入不箸其詩則笙
何所奏乎敖說亏此不通而僭互見以飾之夫經注凡
曰互文互見者皆彼此事同而文省者也假令下管新
宮三成笙奏亦新宮三成亏管言詩亏笙言節可曰互
見如敖氏說下管爲新宮笙奏爲南陔白華華黍則其
樂章不同矣凡經亏不同者必別箸之從未有應別箸

之文而可以互見當之者自互見之例不明而說經愈
淆矣盛氏金氏皆同江誤褚氏又拘守鄭注不能擇是
而從經義之難言久矣

鄭元云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亏鼓北鼓北鹵縣之
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張本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亏
後三人爲劣也敖繼公云鼓北鑮南也不取節亏聲者
鼓大聲小盛世佐云鼓北鹵階東建鼓之北也立亏此
者以當奏管近其事也注云鹵縣之北非若在鹵縣之
北何舉近舍頌磬而遙取節亏鼓鄒知亦不在鑮南者
以鼓鑮閈有聲設縣之時鱗次櫛比其閒未必有餘地

就有餘地豈能容此眾工及相者之位哉且簜柱建鼓之閒卽大師之所管者亦不宜舍之而遠立他所也張惠言云注云與鼓齊者蓋鼓長六尺六寸設之後與縣齊則宜出亏縣五尺許工立稍宜亏縣故以鼓為節餘長柱後者餘長其地使後空也三人為列者言大師少師上工為一列羣工為一列經文所以特言上工疏謂大師少師後皆二人誤胡肇昕云鄭蓋欲取節亏鹵階之建鼓以建鼓面向南不向北也故云與鼓齊面餘長柱後以周案此經為下管新宮立文韋說已詳則鼓北當如盛氏說為鹵階東建鼓之北且與簜近非鹵縣北

鄭意以管新宮者別有其人故以鹵縣之鼓當之敖氏既以管新宮為此降者管之則降立鼓北何畀云柱鹵縣之鼓北自相乖戾張氏說鼓節與注合說陪列與經合胡氏牽合盛說非注義注云餘長亏後卽釋經羣工陪後之地張說亦未畀注意讀經難讀注亦不易　又案羣工敖說以為卽上瑟者四人盛氏以為上工兼包四瑟羣工為堂下之工卽眾管者其列位敖說宜列大師少師二人後列四人與賈疏同盛氏以為大師以下六人為一行陪亏後者亦六人為一行或說大師立與鼓齊少師及四工皆陪亏後或說堂上之工六人瑟四

人十人為三行說皆難信惟鄭注與經合張說與注合可從

鄭元云乃管新宮三終管謂吹簽以播新宮之樂笙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略下樂也立亏東縣之中敖繼公云文承大師少師降之下明是降者管之春官大師小師職皆云登歌下管是也盛世佐云管之者大師諸人也奏管之時亦吹笙不見笙入之文者以其不為樂主略之也既管不獻者以奏管者既受獻羣工賤又不奏管略之也張爾岐云薛禮笙入立亏縣中注云縣中縣中央也疏云諸侯軒縣闕南面而已故舉言縣中近北面

縣之南也此經初設樂無北面縣但移東縣建鼓在阼階鹵又設一建鼓在鹵階東正當北面一縣之處簽在建鼓之閒注云簽笙簫之屬倚亏堂又與薛禮笙入所立之位同疑設之在此奏之亦亏此至此管新宮注乃云立亏東縣之中不知亏經何據竊疑大師等立此或亦以將奏管故臨之非徒立也至下管三終乃相率而東耳既從工而入工升堂笙即入堂下亦其宜也胡肇昕云不言笙入略耳非與薛禮有異簽設而笙不必設以笙四人自執笙與瑟者何瑟相同以周案敖氏分下管笙入為二節下管時無笙諸家皆從鄭謂管時與笙

俱奏是已但各以不言笙入為略亦失其義升歌謂歌者升堂也下管謂管者下堂也笙入謂笙者入門也凡經曰笙入皆謂其人非謂其器就以器言此經宵設簨虡亏建鼓之閒鄭注簨笙簴之屬是笙之為器已早入矣不待亏此言笙入若以人言此時吹笙者卽羣工為之大師少師奏管羣工奏笙一可徵諸乃管宵之降立二可徵諸卒管後乃東坐三可徵諸卒管後不言獻四可徵諸大師小師職有下管擊鼓之令奏韋氏之說已詳矣奏笙非別有人亦無笙入之可言攷笙之用有三節一用亏下管一用亏閒歌一用亏合樂閒歌合樂皆歌

笙竝奏大射禮無此兩節是下管之後笙無所用之故卽以升歌者下而兼笙不復別用笙者燕禮記雖無閒歌尚有合樂合樂時歌者不能下兼笙故下管新宮升言笙入鄉射無歌笙閒而有合樂故亦著笙入之文與燕禮記同但燕禮記之笙入文在三成之上是猶奏亏下管者也鄉射不奏笙詩而亦著笙入者專為合樂立文也敖氏謂合樂奏笙詩而亦著笙入者專為合樂無笙不其謬哉

鄭元云鄉射禮笙入立亏縣中鹵面縣中磬東立敖繼公說縣中縣中之鹵與鄉飲酒禮立磬南同以周案立亏縣中之鹵是背磬也笙磬相應豈可背磬而立燕禮

主軒縣而言鄉射主判縣而言故筆入皆曰立縣中鄉
飲酒禮惟有磬而已故曰磬南此立云鹵面鄉飲酒禮
云北面何云相同盛氏褚氏皆駁之已
鄭元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
下謂堂下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耍起也孔穎達云堂
下吹象武之曲李光坡金鶚說記文當亏象字句絕下
文云下而管象明堂位文王世子皆言升歌清廟下管
象此其確證象者下管之樂曲也鄭誤合為一以周案
記文當讀下字句對上升堂為文管象句觀下文下而
管象自見象即維清為文王之樂鄭注以左傳象箾南

籥文與此似故讀象武夏籥為句象武為武舞夏籥為
文舞實與記文相違孔疏又從盧讀下管象武為句耍
與注意相左記文亏管象之下多別云舞大武則此象
非舞可知武非樂曲尤可知曰武曰夏籥即祭統所謂
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是也籥為佾者所
執曰夏籥明文舞也武不曰干戚不言可知也
鄭元云新宮小雅逸篇也或說新宮亦有磬無辭或說
即斯干之詩褚寅亮云周公時已有新宮其非斯干可
知宋公言叔孫昭子賦新宮其有辭可知
鄭元說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孔子時篇章俱

在至戰國及秦世亡之其義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鄭
樵李樗說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尋而知序詩者但攷
二字傎率意言之百劉敞商份董逌王質黃震說亡謂
本無非亡逸之亡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
聲而無辭明矣以周案朱子集傳有聲無辭之解本原
父辯說以小序為無理本漁仲然無詩之說張子疑之
張云既無詩安舉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弓笙非若歌之可習有聲無辭之說呂伯恭疑之郝氏盛氏陳氏褚氏申張呂之說以駁之云若徒以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遂以為有聲無辭則鄉射禮云奏騶虞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呂叔

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說采弓集傳是皆有辭而亦曰奏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即七月也禮記升歌清廟下管象即維清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左傳昭二十五季宋公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是籥管所吹之詩皆有辭而謂笙所吹者獨無辭可乎若以為如魯薛鼓節之無辭但魯薛鼓節記者僅冠以國名不能更立別名笙詩若亦無辭則南陔由庚名目何自來乎且後世譜曲之名亦皆先有本辭而後以他辭填之非無辭而空製譜也方氏申朱子之說以為有辭然後有譜亦原其始耳既成譜後或單歌其聲

或兼歌其辭則不可一概論矣笙詩傳流既久其用在
聲周時用其聲而不要造其辭所以六笙只有譜而亡
其辭也如其說六笙之詩在周以声與何必錄其譜亏
周詩之中也若謂其辭佚亏周初是固有詩矣何以知
詩只錄其譜不錄其辭邪其說亦可謂曲矣右下管笙
入

鄭元云諸侯相與燕天子燕諸侯其笙閒之篇未聞金
鶚云天子諸侯有金奏下管而無閒歌大夫士有笙入
閒歌而無金奏下管鄉飲酒禮賓出奏陔有鼓無鐘非
金奏燕禮有笙入閒歌以大夫樂樂之非諸侯之正樂

以周案樂有六節一曰金奏二曰升歌三曰下管笙入
四曰閒歌五曰合樂六曰無算樂上尋下就下不尋上
取凡禮皆然何尋謂天子諸侯無閒歌燕禮有笙入閒
歌而無肆夏之奏燕禮記別言以樂納賓有肆夏下管
而無閒歌為燕其臣下各缺一節合而觀之則諸侯之
正樂有肆夏之奏有下管笙入有閒歌可知諸侯天子
禮闕有閒不尋因笙閒之篇未聞遂云無閒歌書笙鏞
以閒舊說以為閒歌焉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
之三是用元侯饗諸侯禮也云工歌文王之三是升歌
也又云歌鹿鳴之三是閒歌也則諸侯相與燕及天子

定海黃以周述

鄭元云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饗賓或上取蘩或下就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饗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亏鄰國之君與天子亏諸侯同天子諸侯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又云諸侯相與蘩外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蘩亦如之與大國之君蘩外歌頌合大雅皇侃說天子蘩其臣不舉與諸侯同阮元云左傳國語以文王大明緜為兩君相見樂是諸侯用大雅而鄭云用小雅非矣仲尼蘩居金奏肆

蘩諸侯其閒歌鹿鳴三篇文亦有見但鄭以此為合樂故云笙閒未聞耳右笙閒

江陰高宗伐山孫次紀全校

夏與升歌清廟區為二事升歌者頌之首篇清廟也而
鄭云天子嘗元侯歌肆夏非矣天子卿大夫饗與諸侯
同自當用頌與大雅而鄭云同諸侯獻羣臣非矣總之
肆夏別為金奏鄭以升歌當之其下皆取就末合金奏
從其說以駁鄭以周案鄭注鄉樂為大夫之正樂小雅
為諸侯之正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正樂饗禮盛可上取
獻禮輕可下就此禮經之定法也不可輕駁阮氏又謂
肆夏別為金奏用鐘鎛與升歌異說本江氏其實鄭亦
爾也不過鄭謂肆夏頌族亦可歌江氏以肆夏為樂曲
非詩不可歌為異旨鄭意國語言天子饗元侯先樂金

奏肆夏繁遏渠不見升歌之詩而仲尼獻居言入門金
作升歌清廟為兩君相見禮當與天子饗元侯有別故
即以歌肆夏言之此鄭之小失也必謂鄭不知金奏升
歌之有異殊過矣竊謂天子饗元侯奏肆夏之三元侯
饗諸侯止奏肆夏之一其金奏既異矣升歌同用清廟
可也若天子饗次小國之侯與次小國之侯自相饗要
不與如元侯同歌清廟國語云夫歌文王大明緜兩君
相見之樂也歌謂升歌非合樂金誠齋申阮說云瞽言
也穆叔所言當指合樂但未別白言之耳穆叔升歌文王此非禮
牽强舊文附合貶說何足取信亏後人是諸侯升歌
文王合鹿鳴之證天子饗之亦同此故鄭云饗諸侯歌

文王合鹿鳴天子之公視元侯卿大夫視諸侯饗諸侯
歌文王合鹿鳴則天子饗羣臣亦歌大雅合小雅可知
此所謂饗或上取也或者不定之辭上取謂天子饗元
侯元侯饗諸侯不上取悉如諸侯之通禮也燕亦不必
皆下就其下就者取饗之合樂以為升歌如鄭譜所謂
天子燕羣臣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天子諸侯燕聘問之
賓亦皋歌鹿鳴合鄉樂者此亦燕之不下就悉如諸侯
之通禮也阮氏亏饗燕之大小既未之審謂天子亏羣
臣當用頌與大雅大失其倫清廟固不可以概燕羣臣
而鹿鳴為天子燕羣臣之樂歌詩序有明文何舉易之

詩曰嘉賓序曰燕羣臣嘉賓也明此詩所謂嘉賓為諸
侯之來朝者燕諸侯亦天子之臣為燕賓者故穆叔曰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則鹿鳴之嘉賓為諸侯及天子
之大夫而鹿鳴之樂為諸侯及天子大夫之樂矣序又
云四牡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
禮樂勞詩先亏遣送則所謂使臣者為諸侯之來聘大
夫故穆叔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序亏鹿鳴曰羣臣
亏四牡皇華曰使臣意各有指所以見鹿鳴為天子大
夫燕亏君之正樂而兼歌其三者以其有使聘諸侯之
責四牡皇華為諸侯大夫來聘之正樂而兼歌其三者

亦以嘉美其君阮氏亏此亦未之思矣
盛世佐云饗燕所用詩之墜等天子用大雅諸侯用小
雅大夫用風此其宜也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
元侯也頌是天子郊廟之樂而饗諸侯亦用之者所謂
禮盛上取也燕則升歌大雅合小雅者所謂禮輕逮下
也傳又曰文王大明緜皇君相見之樂亦謂饗禮進取
燕則升歌小雅合鄉樂者亦逮下也鄉飲饗士
而升歌笙閒俱用小雅亦進取也注疏分別未安敖氏
謂諸侯宜大雅大夫士宜小雅亦未是傳傅穆叔如晉
晉侯饗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饗也而與燕同樂諸侯亏

碑大夫則然賈氏據此遂謂饗燕同樂尤非仲尼燕居
以升歌清廟下管象為兩君相見之樂蓋記者譌也清
廟祀文王之升歌也成王以賜周公之廟已為非禮而
謂大饗其可哉以周案盛氏知饗燕有大小之別而饗
不必皆上取燕不必皆下就亏鄭譜或字之義猶未審
亏鄉飲酒非饗禮而升歌笙閒小雅者即肆三官始之
意別為一義何必牽說違異鄭義肆駁戴記尤其失也
然較之阮伯元金誠齋諸說尚矣故詳錄之以備後人
參攷
鄭元云大射禮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蓼主

亏講道略亏勞苦與諮事教繼公云三終謂鹿鳴之什三篇篇各一終如春秋傳所謂工歌鹿鳴之三是也鄉歡酒之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其義曰工歌三終則證可見矣褚寅亮胡肇昕皆從鄭韋協夢江筠凌廷堪皆從敖以周案鹿鳴之三文王之三以詩之篇數言外歌三終笙入三終之類以樂之節奏言樂之節奏或三終各歌一詩或三終同歌一詩惟其所宜而節奏均亏三而止也故鹿鳴之三文王之三可曰三終而三終不可謂秉歌三篇鄉射記之騶虞五終非夏有五篇薲禮記之下管新宮笙入三成亦非新宮外別有二詩褚胡

申鄭其義為長

江筠云經言升歌者四而文有不同薲禮與鄉歡酒禮皆云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大射云乃歌鹿鳴三終薲禮記云升歌鹿鳴視大射儀竝少三終二字以周案江語甚謬凡升歌皆三終記文升歌鹿鳴讀下管新宮笙入讀三成句絕謂升歌下管笙入皆三終也記者言此一見以樂納賓與常薲異一見其樂節隆亏庠殺亏後亦與兩君相見之樂不同也自鄭注失讀解者皆眯眯矣

右升歌笙入閒歌合樂三終詩

鄭元云合樂謂歌樂與眾聲俱作敖繼公說合樂無笙

江筠云鄉射禮先簀工之入次簀笙之入而云乃合樂
以賅之其為笙歌之合奏甚明以周案江說是已凡祭
祀燕饗皆有合樂其冬至圜丘夏至方丘及宗廟禘祫
之大祭祀謂之大合樂合樂衆音竝作最難和協故大
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
鄭注云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言為大合樂
習之是也

經鄉飲酒燕射禮合樂奏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
巢采蘩采蘋毛詩采蘋序有草蟲篇王應麟云曹粹中
說齊詩先采蘋後草蟲胡承珙云曹氏雖不見齊詩其

言必有所本即以毛詩論草蟲述方嫁在塗之情采蘋
陳未嫁教成之祭其先後之次判然疑毛詩與齊同漢
以後亂之百以周案樂章與詩序篇弟不必盡同觀左
傳大武六章其義已顯毛詩亏閒歌六詩以魚麗先南
陔白華華黍以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先由庚崇邛
由儀亦與樂章參錯其先草蟲後采蘋者草蟲為大夫
妻方嫁之詩與夫人鵲巢同采蘋為大夫妻教成之祭
又推本言之與夫人采蘩同周南先關雎次葛覃亦是
例說詳禘箸

孔穎達云合樂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

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賈公彥
云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六詩曰三終者二南
各三終也以周案從賈疏合樂六詩與閒歌同閒歌以
一歌一笙為一終合樂以同奏閒歌之一為一終如孔
疏堂上歌關雎堂下笙鵲巢文辭既有多寡音節自有
短長何能合一如謂工歌關雎後乃笙鵲巢以合之則
是閒歌非合樂矣萬氏合樂從賈三終從孔以為周南
召南惟其所用不必同時並奏如其說經當云若以明
之如射禮記所云歌騶虞若采蘩之例何舉如此立文
乎

鄭元云大司樂若樂九變人鬼可舉而禮謂此禘大祭
也先奏昆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
祭之孔穎達云周人尚臭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
仍先用樂賈公彥云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
薦獻薦獻訖乃合樂秦蕙田云作樂在既灌之後鄭氏
先奏樂而後灌之說與經文未協以周案記云周人尚
臭臭謂鬱也周人作樂之先有尸人供尸肆師煮鬱鬯
人鬱合尸一番儀節故曰尚臭而作樂後之祼即用此
酒故又云灌用尸臭亦謂鬱也說詳禘祫門孔疏誤
以尚臭為即灌事與大司樂文相違遂生時祭尚臭大

祭祫先奏樂之曲說而祼在奏樂之後本無所誤秦氏駁之非也鄭注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引虞書戛擊鳴球之文以為宗廟九奏效應尋鄭之意虞書祖考來格文在戛擊搏拊以詠之下則堂上之樂即以致其神而祼行焉簫韶九成猶九變之合樂則在祼後正祭之冉賈疏以虞書所言為正祭樂殊違鄭意秦氏通攷時言門先行祼而後作樂降神既與注疏相反而降神九變以為即升歌清廟時又下管舞大武併出亏朝踐之後而別有大合樂一節俱屬未安

鄭元云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至日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至日作之致地示物魈動物羽嬴之屬虞書夔曰戛擊鳴球云云此其亏宗廟九奏效應賈公彥云大合樂據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所合樂即下云若樂六變若樂八變若樂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而文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之樂此用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以周案鄭意虞書之九成即降神樂之九變郊特牲孔疏引此鄭注以為降神之樂虞與周同九奏之證是也賈疏以虞書之九成為正祭樂故解大合樂為正祭合樂實非鄭義又自嫌與經文倒置故生此曲說詳肆獻祼饋食門右

賈公彥孔穎達說大武六成亏廟庭立四表舞人從南頭第一表向第二表爲一成從第二至第三表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爲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亏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以周案賈孔之說本諸熊安生熊說大武立四表昉諸大司馬田獵之法田獵立表自南始故以至北之表爲後表而田獵之行自北始故鄭注以初鼓及表自後表往至第二又鼓及表自第二往至第三又鼓及表自第三往至第四又鼓及表自第四往至北頭第一爲九成固未必然

退及表自往至後表準鄭此注則武始北出自北表往也三成而南自第二至第三表所謂再始以著也四成而南國是疆自南表回至第三表所謂復亂以飭歸也至六成又自第二回至北表復綴以崇所謂樂終而德尊也至大司樂冬日至圜丘奏樂六變用雲門之舞夏日至方丘奏樂八變用咸池之舞宗廟奏樂九變用九磬之舞其舞有表之行列未必同亏大武賈疏仍以爲八成九變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成固未必然

又因九變欲至北裔以象歸遂謂武舞北出自南起耎
屬難信
馬融王逸蔡邕服虔高誘說舞佾天子八八諸侯六八
大夫四八士二八韋昭云八人為佾倫八音也班固何
休杜預說每佾人數如其佾數以周案當從馬服宋書
樂志傅隆議云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
成樂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減其二
列爾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春
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侯以一八賜魏絳此樂
以八人為列之證也論語後案云韓非子十過秦繆公

遺戎王女樂二八韓詩外傳九引佾二列又楚辭招魂
云二八侍宿大招云二八接舞皆舞列八人之證繁露
三代改制云洽商而王舞溫員洽夏而王舞溫方洽質
而王舞溫楕洽文而王舞溫衡其說又別
春秋公羊穀梁傳說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左
傳眾仲云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以周案春秋今
古文家說有不同劉原甫據公羊以議左孔巽軒又以
左義通公羊皆一偏之見白虎通義引魯詩傳用今文
家說通典載月令章句引樂容用古文家說御覽引禮
記云天子宮縣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縣三面舞行六

佾大夫判縣二面舞行四佾士特縣一面舞行二佾此
益逸禮語義同左傳可證古文家言鍾于琴縈梁補注
又據經少牢特牲禮以斥衆仲大夫士有樂舞之文不
知少牢特牲兩篇名曰饋食食禮無樂雖天子猶然不
足為難且據逸禮文衆仲之言自指天子之大夫士而
言
何休范甯說春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不言六佾者
言佾則干舞枉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杜預說
公問羽數故書羽以周案左傳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佾者人羽者所執之物通言之六羽六佾一也公縈之

義羽者文樂之舞干者武樂之舞佾者舞之總名義通
干羽云六羽者別言也祭統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
以舞大夏鄭注云佾猶列也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
百亦謂佾之名通文武姚姬傳以佾為文舞之專名無
據且古樂舞文武咸備文樂先文舞亦有武舞武樂先
武舞亦有文舞何注謂婦人獨奏文樂無以解周官舞
大濩以享先妣韋萬石已駁之見唐會要
異義云公羊說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傳
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
爾雅說翟鳥名雉屬知翟羽舞也以周案孔晁軒說翟

羽文鴻羽質鴻舞般制翟羽周制此肊言也韓詩以秉翟為夷狄字亦非

孔穎達云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為象以周案毛詩序曰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則象為維清武不名象審矣自鄭注禮誤信墨子武王制象之說概以象為大武及箋毛詩知象武之分故箋維清猶用武王制之說而亏大武詩不言象孔疏不逢斯恉曲為之說不足據　又案玩詩序維清奏象舞謂歌此詩以節其舞也胡墨莊毛詩後箋以為象舞之佾枉先維清詩之佾枉後豈其然乎然舞自舞

詩自詩固不可溷矣左傳之舞象箾內則之舞象是用舞也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之下管象是用詩也注疏屢以下管之象為舞失之

毛詩傳云以雅以南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南鹵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為籥舞籥云雅萬舞也雅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鄭樵云凡奏樂有四節首節升歌比歌以瑟次節閒歌歌笙相禪所謂鼓瑟鼓琴笙磬同音者也已上皆奏雅四節合樂歌二南所謂以

雅以南者以周案傳箋義異而以南為夷樂同也漁仲據鄉飲酒燕禮坿會詩義甚巧但詩所詠者天子之事天子饗其臣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頌之維清則天子之樂宜兩節皆以頌不以雅有明證矣閒歌之詩雖以鄭君之博贍尚曰未聞亦難決其閒以雅合以南也且南為夷樂兩漢詩說皆與毛同而先王所以兼用夷樂者白虎通引河閒獻王樂元語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興其所自作明有制也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合歡之樂儛亏堂四夷之樂陳亏門門一作戶類聚四十引五經通義云四夷之樂何以作之亏廟尸亏戶白虎通引合歡作合觀亏戶作亏右皆字之誤茲依後漢陳

禪傳校正數語盡之矣雅樂陳亏門內堂下曰儛亏堂欲與陳亏門對言之百御覽五百六十五引五經通義云何以言舞在庭援神契曰合忻之樂舞亏庭是可證也九夷亏戶以昌明之劉向以舞堂為舞亏庭是可證也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來朝立亏明堂四門之外故其樂亦陳亏門陳碩甫謂夷樂在門外門外有樂亏古未聞但雅樂與夷樂自有內外之分故孔子曰犧象不出門雅樂不野合幽王作樂亏淮水之上宜為詩人所刺矣　又案傳義以簫二字通承雅南則左傳之象箾南籥亦為二舞謂舞象執箾舞南執籥也文王世子胥鼓南即賓

之初筵傳所謂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也鄭箋分雅南籥為三舞則象箾南籥亦當分四舞象箾皆武舞南籥皆文舞凡舞皆文武備舞之韶箾韶文舞箾武舞特文舞先百通典類聚書鈔竝引五經通義云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舞之先文樂衣繡衣持羽毛而舞以武舞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是也鄭易傳而別為義者其意南舞不用籥也文王世子胥鼓南文枉學干戈羽籥之後獻王樂元語東夷之樂持矛舞南夷之樂持羽舞西戎之樂持戟舞北夷之樂持干舞通典引五經通義亦云然皆不以為南舞執籥近儒皆從

毛傳而不達鄭易傳之意凡傳箋网異之處讀者宜悉心尋繹其義如此

賈逵服虔說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孔穎達云劉氏說南如周南之意南枉箾籥之閒蓋二者共有南義以周案象為文王之樂賈杜說是墨子三辨篇云武王勝殷殺紂自佗樂名曰象鄭注詩禮以象為武王樂本此與賈注異荀子禮論箾與韶夏濩汋桓象竝列賈注以為舞曲名本此依鄭箋以雅以南以籥推之此象箾南籥當分四舞箾

與象各一舞與賈同南與籥亦各一舞與賈亦異杜注
又以象箾為一舞南籥為一舞劉說更非
陸佃云大舞干戚羽籥竝用武舞干之上覆以羽文舞
羽之下載以干小曰羽舞而大舞謂之籥小曰干舞而
大舞謂之萬鄭元孫毓孔穎達等以為萬舞惟干無羽
籥舞惟羽無干失之戈舞即周官之兵舞兵舞不舉謂
之干舞秦蕙田云武舞大者用干戚小者用干戈陸氏
干戈分二舞非也至云干上覆羽羽下載干則混文武
為一尤謬以周案五經通義云王者之樂各尚其德以
文舉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舉之先武樂持朱干

玉戚而舞云先必有後是則文樂亦有武舞武樂亦有
文舞特分先後而已故舜樂曰韶箾文王樂曰象箾箾
者武舞也以其先文樂故曰韶曰象百禹以文舉亦先
文樂故大夏為文舞而大司樂云舞大夏以祭山川舞
師則云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大夏亦有武
舞矣公羊傳亦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是則六樂皆文
武舞備也疏家言萬者干舞籥者羽舞文本公羊傳而
詩簡兮曰方將萬舞又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明萬雖
武舞亦用文舞也故傳云以干羽為萬舞箾亦云萬者
干羽文武道備是則萬者干舞羽舞之總名也宣八季

春秋經萬入去籥正以萬秉羽籥故別言之隱元季傳
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亏衆仲尤為萬有羽舞
之顯證陸說固不足信舊說亦失之一偏
鄭衆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為翌或為義許愼云翌樂舞
以羽翟自翳其首以祀星辰翌執全羽以祀社稷也鄭
元云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帗以周案皇翌異字先鄭
從翌故注樂師皇舞云以羽覆冒頭上掌次皇邸亦以
為皇羽覆上後鄭從皇故注樂師皇舞云祳五采羽如
鳳皇色掌次皇邸亦以為染羽象鳳皇色故書或作義
義古儀字易曰其羽可用為儀如先鄭許義翌翌之分

一戴一釆如後鄭義帗羽皇皆所釆物帗全羽羽皇析
羽羽皇之分一白一采賈疏駁先鄭謂古未見蒙羽亏
首者惠氏禮說引東京賦冠蘧秉翟剡舞八佾上林賦
蒙鵔蘇以為證鵔似雉鳥尾為蘇冠蘧飾以翟尾右舞
法

鄭元云賓出奏陔陔夏也陔之言戒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
奏陔夏則有鐘鼓矣鐘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
鼓而已李如圭云詩邶篇南陔曰孝子相戒以養與注
合盛世佐云鐘師陔夏之陔本作祴而鄉飲鄉射燕禮
皆言奏陔不言夏夏大聲也別之亏頌必非諸侯以下

所可干此蓋別為一詩而今亡矣以周案當從鄭九夏未必頌之族類亦非小雅之南陔右賓出奏陔

周語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賈逵云無射鐘名大林無射之覆也伶無射而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鐘也韋昭云或說鑄無射而以林鐘之數言之昭謂下言細抑大陵又曰聽聲越遠如此則賈言近之徐養源云此鑄無射一鐘而以林鐘為之副也凡以律準聲者無射為宮則林鐘為羽鑄無射而為之大林是竝鑄宮羽兩鐘也大也者不宜大也故伶州鳩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弟以及羽今細過其主妨亏正細過其主謂羽大亏宮也無射律之小者無射為宮當以林鐘之半律為羽今用林鐘全律則無射四寸七分林鐘六寸是出均也故曰大林以周案五音宮最大羽最細大踰宮細踰羽皆不中律細過其主謂細踰羽也細踰羽則音微而不聞故又曰細抑大陵如徐氏說細過其主為羽大亏宮下當細陵大抑方通

韋昭云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鐘聲大故尚羽石磬輕亏鐘故尚角角清濁之中匏笙竹簫管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無所尚也徐養原云尚字從損諒來上生下則損一下生上則諒一琴瑟莫大亏宮弥

塡莫大亏宮孔故曰瓦絲尚宮鐘莫厚亏羽鐘故曰鐘
尚羽磬莫厚亏肉磬故曰石尚肉匏管有短長竹孔有
高下大氏亦尚宮而宮無定屬因時制宜隨所議而尚
之故曰利制又曰尚議尚謂依之為準則也凡造器先
定其大者厚者其次以是而差以周案此亦當以韋注
為正徐說別備一義

韋昭云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細細聲謂肉徵羽也
鈞調也鐘大鐘鎛小鐘有鐘無鎛為兩細不相龢故以
鐘為之節明其以大平細大鈞有鎛無鐘大謂宮商也
舉宮商而但有鎛無鐘為兩大不相龢故去鐘用鎛以

小平大甚大無鎛鳴其細也甚大謂同尚大聲也則又
去鎛獨鳴其細謂絲竹革木胡彥昇云朱子說鎛者鐘
之大特縣鐘也細鈞聲細用鎛則細抑大陵故去鎛之
大聲所以昭細聲之大也大鈞有鎛無鐘者鐘尚羽重
者從細用其大聲使從細聲正所以鳴大聲之細也徐
養原云濁聲為大清聲為細宮商角濁聲也徵羽清聲
也而五聲又各有清濁金十聲五正聲外有五清聲其
高至清羽而極石十聲五正聲外有二濁聲三清聲其
高至清肉而極皆所謂重者從細也瓦絲五聲宮商角
有正無清徵羽有濁無正所謂輕者從大也細鈞大鈞

卽上文立均出度之均謂調也律以立均十二律卽有
十二均以劉歆三統法推之林夷南無應為細鈞大夾
姑仲黵為大鈞黃大為甚大鐘鎛俱特縣之鐘對列則
鐘小鎛大蔽文則總謂之鎛將奏某鈞之樂則擊某律
之鐘細鈞非無大聲甚大之鈞非無細聲甚大之細聲
適當細鈞之大聲不使樂聲為器所掩故俱有鐘而無
鎛也惟大夾等五鈞細聲大聲本各明晰故擊鎛以起
調而大者亖昭卽小者亦不為所掩也以周案胡徐兩
說相通鎛亦佗鑮鑮如鐘而大說文禮注皆同參見名
物門

服虔云七律為七音器黃鐘之均黃鐘為宮大蔟為商
姑洗為羽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
徵皃氏為鐘以律計自倍半一縣十九鐘鐘七律十二
縣二百二十八鐘為八十四律此一歲之閏數以周案
據禮鄭注左傳杜注縣鐘每虡十六枚無十九枚之說
天子宮縣四面鐘磬各一虡是為四縣亦無十二縣之
文服氏此注賈氏亏小胥疏引而駁之李次白申十九
鐘之義曰凡縣鐘磬二八十六枚是五聲之正淊今以
二變聲加之故一縣為十九鐘二聲僅加三鐘者以倍
半之淊通之也徐新田又申十二縣之義云特縣者五

虞為一均十二均凡六十虞編縣者毎虞為一均十二均凡十二虞樂與禮相表裏行此禮則奏此樂祀天神則陳黃鐘大呂二縣而已祭地示則陳大蔟應鐘而已冬至奏亏圜丘則陳圜鐘黃鐘大蔟姑洗四縣而已夏至奏亏方丘則陳函鐘大蔟姑洗南呂四縣而已然則宝奏二均者毎均二堵宝奏四均者毎均一堵禮之大者樂不過四均十二縣何必偷陳哉然李說十九鐘終屬强辭如徐說毎均二堵毎均一堵說已遷就如諸侯軒縣而奏二均又將何以陳之耶

大司樂凡樂天以圜鐘為宮地以函鐘為宮人以黃鐘為宮圜鐘即夾鐘函鐘即林鐘漢志黃鐘統天林鐘統地太蔟統人謂之三統又謂之三始與大司樂文不同鄭元云夾鐘生亏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林鐘生亏未之氣未坤之位黃鐘生亏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李光地說黃鐘圜鐘兩字鎔互諸儒相承不復正以周案漢志言制樂之本原周官言用樂之支別故二者不同周官以三鐘為天地人之宮惟鄭注為較通漢志用太乙下行九宮法一二三為天地人之宮故地宮不始大呂而始林鐘李氏改易周官文以遷就其說非也周官俛夾鐘為圜鐘

取象亏天之圓也俜林鐘為函鐘取象亏地之合也黃
為中之色取象亏人居天地之中也圓黃兩鐘互易失
其義矣

大司樂祭祀天以圜鐘為宮黃鐘為羽大蔟為徵姑洗
為羽地以函鐘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人
以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鐘為羽為鄭學者
說此以本管相生之五聲言天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
避天宮之律天宮不用中呂林鐘南呂無射人宮避林
鐘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尊之也陳祥
道說圜鐘云云是律之相次者函鐘云云是律之相生

者黃鐘云云是律之相合者陳暘說律不過六聲不過
五其旋相為宮又不過三禮天神以圜鐘為首禮地示
以函鐘為首禮人鬼以黃鐘為首三者旋相為宮而商
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朱熹說黃鐘宮大呂角是
調首尾一聲皆宮聲即是宮調但其中五音俱有不是
全用宮以周案人宮用黃鐘而不避天宮之律鄭說不
攻自破天宮以相次言而夾鐘一律已錯其序地宮以
相生言而姑洗南呂亦互其文陳說亦游移無定禮言
十二管旋相為宮若旋宮不過三則止是三管旋為宮
陳暘說尤悖謬近方宓田申朱子說云律有聲亦有調

聲者逐字配以宮商調者每曲統以宮商歌聲則五音不可缺一調則商聲有殺氣鬼神忌之故祭祀不用商調而只有四調夾鐘畢曲下文黃鐘爲調姑洗羽調亦然正是六十調旋相爲宮者用夾鐘宮調蓋以夾鐘爲宮之法

鄭元云鄉射三笙一和而成聲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也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敖繼公云三人吹笙而一人歌其所吹之詩以和之而後笙之辭顯且成聲也盛世佐云當以注說爲正國語曰匏竹利制又曰匏竹尙議韋注利制以聲音調利爲制議從其調利也然則大小相調匏竹之器類然若竽若簫若篴若管若篪皆有大小豈以笙而獨無之宋李照侟巢笙合二十四聲以應律呂正倍之聲侟和笙應笙竽合清濁之聲識者僻其能復古制敖說甚誤笙以和歌而謂歌以和笙可乎哉且堂下安舋有歌以周案盛氏駁敖申鄭甚是但世之淺知律者曾有幾人魏漢津製樂器工隨意調律而漢津不能知李照定樂律工減去銅齊而照亦不能辨世豈有眞知樂律者哉李事見長編紀事本末魏事見文獻通攷不知益闕何叹强說神而明之俟乎其人右樂律

鄭元云射奏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

射諸侯首不朝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會孫會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云云劉敞云篆文貍形鵠首似巢貍首卽鵠巢也騶虞采蘩采蘋皆二南篇名則貍首亦必其儔盛世佐聿協夢從此肆駁射義以爲後人坿會而爲之說以周案詩之合乎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義者雖多而其音節未必盡合亏射古人取其音節及詩義之合射者以節射而其辭之論射不論射非所計也故采蘩采蘋可爲節騶虞可爲節貍首亦可爲節後人必以貍首及射事爲不類則騶虞何嘗不言射乎篆文貍鵠首巢字形固未見其類詩之音節亦安見其

有合亏射節乎何㠯鑿空言之

褚寅亮云詩孔疏謂射義騶虞注引詩斷章斯言最的可釋朱子箋注相異之疑鄭注禮從三家箋詩從毛然注云思㠯仁如騶虞之人以充其官則未始以騶虞爲官與箋義亦無大異至賈誼新書云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又云騶廐官虞山澤之官二者皆不失人官備可知則以官備釋騶虞與小序異鄭固未嘗取其說以注禮

蔡德晉云周官射人王射以騶虞九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皆五節鄉射雖奏騶虞而仍如采蘋采蘩之五節則其等未嘗不辨且周南召南爲鄉樂用之鄉人用

之邦國天子歌騶虞不必天子獨用不可以僭律之
鄭元云奏騶虞閒若一調其音之疏數重節賈公彥云
五節之閒長短希數皆如一是重樂節也以周案奏謂
以鼓奏之也上云不鼓不釋鄭注不與鼓節相應不釋
算也鄉射鼓五節一節先以聽四節以將四矢下射拾
發故鼓節有閒既閒而歌一終故曰若一奏鼓有閒為
發矢之有拾也奏鼓若一為歌分五終也鼓五節奏五
終詳射禮門射之樂節已亡略具投壺禮中記曰取半
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蓋上射發矢用半以上
下射拾發用半以下與合之為一節故鼓五節應歌五

終右射樂
鄭元云房中之樂弥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
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陳暘
云周禮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詩云窈窕淑女鐘鼓
樂之然則房中之樂非無鐘磬也毛萇侯苞孫毓皆云
有鐘磬是已鄭康成王肅謂不用鐘磬蕭統云婦人尚
柔以靜為體不宜用鐘是不深攷關雎磬師之過也賈
公彥謂祭祀有鐘磬以燕則無鐘磬是文先儒之過又
從而為之辭也郝敬云房中之樂所謂縵樂也旄人掌
舞樂賓客以舞其燕樂即房中之樂也記繫之末簡其

非盡雅樂可知鄭以二南當之亦非以周案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鄭注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但燕樂自有鐘磬有舞教亏磬師掌亏旄人通行亏祭祀饗食似非房中也燕禮記云有房中之樂明不必有也與有內羞文同皆非燕之正禮也房中之樂弥歌二南鄭云無鐘磬之節者嫌與鄉樂無別也然既以磬師之燕樂當之不能謂無鐘磬矣但鐘磬自在堂下不在房中房非設縣之所也梁書曰周偏六代之樂至秦餘韶房中而已漢書亦云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季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然則

漢之安世即房中之遺響也史臣但曰備其簫管而不及其他此即鄭無鐘磬之說也其歌有云高張四縣樂充宮庭則宮庭自有鐘磬矣郝氏亏縵燕二樂既不分而又以楸樂混之楸樂者野人之樂也因以房中之樂為非二南矣亦知楸樂不可施房中乎 右房中樂

鄭元云胥鼓南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陳暘云胥以鼓徵學士而令之者不過六代之樂所謂象箾南籥而已非南夷之樂也夷樂固韎韐氏所掌旄人所教非大胥小胥之職也上言大胥贊之則胥鼓南

之胥其小胥哉以周案上所言為雅樂此所言為南樂
毛詩以雅以南傳亦以南為夷樂為古雅樂無名南者
也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見舞象箾南籥亦南樂之舞以
籥者詩亏以南下曰以籥是也自劉原甫鄭漁仲以為
周南召南文王之樂則雅南不分矣周南召南經謂之
鄉樂房中樂無南名右南樂

杜子春云縵樂讀為怠慢之慢鄭元云讀為縵錦之縵
謂祾聲之和樂者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段玉裁
云說文縵繒無文者也灌律曰賜衣者縵袁白裏縵錦
者謂名為錦而不成文祾弄似之雖不成樂而可以和

樂也以周案慢聲為大司樂所禁杜讀非也縵為無文
之繒亦為有文之錦本有二名說文繒無文者是其本
義鄭注以縵樂為祾聲之和樂者故讀為縵錦之縵謂
繒之有文如錦者不用其本義故曰讀為物相祾謂之
文故又曰祾聲之和樂樂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
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鄭注曰宮商
肉徵羽祾比曰音單出曰聲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
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祾也方猶文章也此祾聲和樂
之義也單聲不足為樂變祾五聲使之交錯成文謂之
比音故亦曰聲成文謂之音比音斯和樂矣賈疏以縵

為無文無文何以為襍以致鄭注文義上下不貫周官
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鄭注曰夏篆五采畫轂約夏
縵亦五采畫無篆爾訓縵為采畫賈疏亦以無文解之
與此同誤段氏以說文申鄭誤與賈同讀為之例段氏
遽讀攷辨之綦詳亏此謂讀同其義則曰讀如可矣何
又自昧其例邪

記學記不學操縵不能安絃鄭元云操縵襍弄以周案
鄭注周官磬師之縵樂讀為縵錦之縵謂襍聲之和樂
者以縵為有文之錦與說文異物相襍謂之文文與襍
一義之引申襍弄者樂記所謂聲相應故生變也安絃

者樂記所謂變成方謂之音也鄭義如此竊謂操急其
弦而攫之也縵謂緩其弦以釋之也駱忌說琴曰攫之
淡醳之愉鈞諧以鳴大小相益蔡邕說琴曰凡絃以緩
急為清濁緊其絃則清縵其絃則濁斯其邊法也

徐養原說鐘與磬不竝用磬師教縵樂燕樂之鐘磬鐘
磬非二器當與笙師互證笙師鐘笙之樂其縵樂與縵
樂者襍聲之和樂者也與鐘相應之笙謂之鐘笙與鐘
相應之磬謂之鐘磬以周案舊說鐘磬有竝奏法徐氏
以為鐘聲大磬聲小若竝擊則磬聲為鐘所掩而瞽鼓
管聲何以為依其說甚辨然磬既不與鐘同擊又何與

鐘相應之足云凡曰應者同時奏也右縵樂

春秋左氏傳衛侯賜大夫曲縣仲尼譏其失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鎛磬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絳亏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服虔說肆十九枚杜預云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禮大夫有功則賜樂以周案曲縣即軒縣大夫舋有判縣不舋有軒縣故賜曲縣非禮也但諸侯大夫之判縣不舋具全肆故以二肆之半賜之即所謂半為堵者是故以為禮鄭注云二八十六枚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二肆則六十四枚也歌鐘即編鐘編鐘在堂下禮有明文書孔疏因僞傳以玉磬在堂上遂謂堂上有歌鐘歌磬謬矣鐘言歌者所以別大鐘也故下又云及其鎛磬賈疏亏鐘師金奏九夏謂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故左傳云歌鐘二肆又以鐘鎛為歌鐘愛謬矣傳云魏絳亏是乎始有金石之樂明肯此未有也記曰大夫聲樂皆具非禮也是其義證

熊安生孔穎達說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肓從其義蓋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是娛身及治人之樂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以周案禮不下庶人為庶

人不必備禮也樂不制大夫士為大夫士不必備樂也
然庶人非無禮也大夫非無樂也禮運以大夫聲樂皆
具為非禮譏皆具非譏其樂也大夫之有樂具載經典
左傳晉侯賜魏絳樂絳亏辠乎始有金石其詩此金石
之樂固未皆具也禮也晉侯不以二肆全賜而以其半
合大夫半為堵之例亦禮也春秋說題辭與禮運皆具
義相成亏左傳文亦合故鄭箴膏肓從其義劉申甫反
據此駁左傳謬矣熊孔申鄭亦未是

萬斯大云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眾
仲言羽數大夫四士二是大夫士皆有樂舞矣特牲少

牢皆不用樂何與攷郊特牲曰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凡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蓋特牲少
牢皆用食禮故名曰饋食而無樂也吳紱云大夫士四
時之祭用薦禮則有樂用食禮則無樂金鶚云特牲少
牢無樂當有脫文萬氏以為用食禮故無樂非也食嘗
無樂其說不可信特牲少牢以饋熟為始故曰饋食非
用食禮也以周案天子諸侯禘祫大祭先降神次朝踐
次饋食樂之九變奏亏降神大合樂奏亏朝踐至饋食
無樂矣禮經少牢特牲皆饋食也故無樂饋食為干祫
之祭名而謂之食者固用食禮也故其祭先九飯十一

飯然至酳尸又飲矣而亦無樂者為饋食無用樂禮也
萬氏謂少牢特牲用食禮故無樂已近亏鑿據記文禘
嘗以祭事言食饗以實事言何曼牽合之吳氏說時祭
用禘禮有樂夏為杜撰據記文四時之祭禘有樂嘗無
樂以象春陽秋陰之義秋嘗與食禮迥異春禘亦豈同
禘禮金氏以特牲少牢有脫文以禮記為不可信何其
武斷一至亏此

記禮運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孔穎達云大
夫自有判縣之樂不曼如三桓舞八佾一說大夫士本
無樂唯君賜乃有之以周案禮運斥皆具非斥有樂且

其文與祭器不假並言是據下大夫初受祿者為文曲
禮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鄭注祭
器可假祭服宜自有是初受祿者有假祭器之徵也左
傳鄭人以歌鐘二肆賂晉侯以其半賜魏絳絳亏是
乎有金石之樂然則未賜之卿絳亏聲樂固未皆具矣
時絳為新軍佐亏虧為下大夫是下大夫曼有樂而不
能皆具之徵也孔疏以皆具為如天子禮則不假者豈
亦用天子禮乎假固假其所可用具亦具其所曼有而
假曼而不具此禮運所以歎三代之英之不可逮也
若初試為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其奢可知矣奢者

僭之漸亂之萌也右大夫樂

周官樂師大駁並云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大戴記及賈誼新書並佺行以采茨趨以肆夏鄭眾云人君行步以肆夏為節趨疾亏步則以采薺為節鄭元云行者謂亏大庭之中趨謂亏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佺出路門而采薺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盧辯云大寢之內奏采茨朝廷之中奏肆夏周禮文誤以周案爾雅釋宮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門謂路門非大門也中庭即朝廷非大門外之庭也鄭注玉藻云路門外至應門謂之趨

又注樂師云趨謂亏朝廷其說最確孔子奠居曰入門而金佺國語曰金奏肆夏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大門以內直至路門即釋宮門外謂之趨地也其所奏者肆夏則趨以肆夏大戴文是大射禮賓及庭奏肆夏奠禮記以樂納賓賓及庭奏肆夏中庭之步已奏肆夏則趨以肆夏誼明係傳篇出賈子新書其言曰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步兼行言故下又云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小戴玉藻乃以采茨屬趨肆夏屬行據周官以改其文孔疏軒注大戴而駁大戴失其義矣然鄭注不以為字誤者亦自有說大射禮奠禮記亏堂

上賓主行酬時亦奏肆夏則云行以肆夏非不可通因以趨以采荼屬之路門外然與賓出入奏肆夏之文不合矣右行趨中樂

賈逵云子卯不樂桀桀以乙卯日亡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為戒鄭元云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避吉事關雎翼奉云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狠甲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狠必待陰賊而后動二陰竝行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文武以興乎沈彤云明陳絳說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盡

傷也禮子亏父母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器焉故亏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鄭注以為自戒恩非本義以周案古人吉事用子卯日者難覩縷述其用甲子乙卯者如周公之營新邑命殷侯尹明證或謂子卯日概不用是聲說也且又行之有刑克者以其相值也子卯日初不相值何相刑之有左傳曰辰在子卯謂疾日謂月之十二辰在子而又值卯日也禮言子卯不樂左傳夾言子卯舍業業即大功廢業之業亦謂樂也業樂樂者舍子卯與學書者舍丙日同蒼頡以

丙日亦學書者忌之 見論衡譏日篇樂祖葢以子月卯日亦業
樂者亦忌之子卯既忌樂故吉事之用樂者遂不用子
月之卯日如翼奉言不特忌子卯并宜忌申亥矣如張
宴言子卯相刑概不用十二辰皆有刑直無可用之日
矣如賈鄭注賈孔疏甲子紂亾乙卯桀亾則諸經舉子
卯何絕無一及甲乙乎如陳絳沈彤說以為器舊君則
周人忌甲子可矣何器桀之乙卯乎且甲子乙卯歲中
六遇皆以器曰處之古人亏君親且無此禮而謂湯武
以此器舊君乎舊說無一可通 又案桀亾曰無見文
疏家所言難據孔冥軒據呂覽高注桀號推大犧戊子
日亾亦未足信呂覽簡選篇云湯以戊子戰亏郟遂禽
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移大犧御覽引作
推移大犧據墨子明鬼下桀有勇力之人推哆大戲又
云王手禽推哆大戲所染篇云夏桀染亏干辛推哆古
今人衰作推侈移哆侈形近犧戲音近推移大戲乃桀
臣非桀號也湯禽推移大戲後乃登鳴條入巢門桀亾
未必同日乙卯亾戊子亾皆肊說右子卯

受業通州孫傲
孫次庚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馬融云咎繇制五常之刑僞孔傳云屬亏五極以折獄屬五常之中正孔穎達云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以周案常謂倫常五常猶云五倫帝王修五倫之教以為民極故五倫亦謂之五極而五刑以濟五倫之窮故必屬亏五極而後咸中有慶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曰不孝不友不睦不婣不任不恤又增以造言亂民皆不越倫常之事故刑曰五常之刑也王氏後案申孔疏言殊無當

伏生書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雉屨下
刑墨幪犯墨者蒙帛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蒙臏
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荀子云世俗之說以為
治古無肉刑有象刑墨黥慘屨其艾畢菲對屨殺赭衣
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辠邪豈獨無肉
刑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辠矣而直輕其刑是殺
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辠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
莫大焉據刑法志參校以周案伏傳為今文家之祖荀子乃古
文家之宗也鄭注書宗古文周官疏引鄭書注云正刑
五加之流宥鞭朴贖此之謂九刑鄭意象以典刑句為

下諸文之綱此正義也馬注據伏傳象刑之說云但有
其象無其刑又注流宥五刑云五刑墨劓刖宮大辟其
意畫象與五正刑並用鄭注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
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云弗施冠飾著墨幪若古之象
刑是周亦兼用之皆參用今文家言漢刑法志引書天
討有辠云因天討而伐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
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用古文家義又
因荀子所引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
而制肉刑參用緯書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之
言一似墨劓刖宮大辟起亏夏初斯為謬矣如唐虞之

先無正又刑則所謂畫刑者何自而象所謂怙終賊刑
者又何用而賊哉　又案御覽刑法部引愼子云有虞
氏之誅以蒙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屨當刖以艾鞸
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卽荀子所指世俗之說而爲
伏傳之所本者也荀子墨黥下有脫文當作黥墨巾劓
涇嬰涇嬰者草纓也所謂以草纓當劓也其艾畢者其
同宮所謂以艾鞸當宮也菲對屨當作刖菲屨漢刑法
志引作菲履所謂以菲履當刖也殺赭衣而不純所謂
布衣無領當大辟也楊倞注荀子未當
馬融云流宥又刑流放宥寬也三宥也一曰幼少二曰

老耄三曰惷愚又刑墨劓刖宮大辟鄭元云其疑者或
流放之四辠是也以周案當從鄭王西莊云其刑次亏
大辟如四凶辠最大援八議之法以流宥之但貸其死
而已其墨劓刖宮大辟皆有流宥則當按道里之遠近
以爲其辠輕重之率也馬注云云此乃三赦之法在秋
官司刺直赦之而不刑者不尋爲流宥
馬融云又服三就謂大辠陳諸原野次辠亏市朝同族
適甸師氏僞傳云大辠亏原野大夫亏朝士亏市以周
案僞傳本國語賈注但國語又刑曰甲兵曰斧鉞曰刀
鋸曰鑽笮曰鞭朴與尚書之墨劓刖宮大辟自異王西

莊云魯語又刑一甲兵則征伐諸侯刑之至重不在又
刑內者也二斧鉞則大辟也三刀鋸則劓刵宮也四鑽
笮則墨也又鞭朴則又至輕亦不在又刑內者也
馬融云又流有宅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又等
之墾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
之外鄭元云宅讀曰咤懲艾之器謂又刑之流皆有器
懲艾又咤者謂桎一梏二拳三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
亏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服鎮服蕃服也以周
案兩說各以意言無實據僞孔從馬正義所疏亦嫌牽
强

尚書呂刑云墨罰千劓罰千刖罰又百宮罰三百大辟
之罰二百又刑之屬三千周官司刑云掌又刑之灋以
麗萬民之辠墨辠又百劓辠又百宮辠又百刖辠又百
殺辠又百鄭元云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又百
劓墨各千周則變夏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以周案
鄭以書呂刑序訓夏贖刑故以為夏刑臏宮字互誤江
艮庭云墨劓倍亏其初宮與大辟皆減焉以是墾之輕
亏周禮矣此穆王祥刑之意也
白虎通義云墨者墨其額也說文云黥墨刑在面也剠
或从刀重文鄭元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以周

案墨與黥渾言通析言異御覽引刑德放云涿鹿者笞人頭也黥者馬羈笞人面也鄭注涿鹿黥皆先以刀笞傷人墨布其中涿鹿為墨之轉音謂笞其額而墨之頭當依白虎通作笞額字之誤也黥則如馬羈笞其面尚書疏引鄭劓刖椓黥注云黥謂羈黥人面卽本刑德放文而椓訓為椓破陰不以為涿鹿字讀為斀說文斀去陰之刑也

鄭元駁異義云皋陶改臏為刖呂刑有刖周改刖為刖以周案鄭意臏者脫其髕也刖者斷其趾也刖者斷其足也白虎通義云刖者脫其臏也是以刖為臏也漢書

孟康注云臏者刖去左右趾是又以臏為刖也說文刖作跀刖作跀跀刖也跀斷足也是又以刖為刖也史記龐涓召孫臏以法刖斷其兩足是又以刖為臏也說文髕刻骨也脫其臏謂刖去其刻骨使不能行重亏刖而輕亏刖

白虎通義云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冣出也割者丈夫淫割去其勢也書僞傳云宮者男子去勢婦人幽閉以周案割本宮刑也渾言通析言亦別御覽引刑德放云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勢也婦人有宮閉之刑左氏襄十九季傳言婦人無刑者謂

自犯淫外其他從男子之刑服注云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是也呂刑孔疏司刑賈疏謂漢文帝除肉刑惟除墨劓刑三者宮刑猶在至隋開皇初始除男子割勢婦人猶閉亡宮然攷漢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云宮刑也是漢文曾除之矣王氏後案云賈孔之說本亏崔浩漢律序張斐律注漢文亦除宮刑或後仍復之

說文云斀去陰之刑也从攴罚聲周書曰刖劓斀黥孔穎達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劓刖劉刻以周案又刑無刖廉誥有之斀黥正字劉刻誤體

周官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荀子云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皋固重犯亂之皋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以周案據司刑職又刑凡二千又五百科據呂刑則又刑之屬三千伏生書傳據呂刑序訓夏贖刑以爲夏刑三千鄭注司刑從其說而云周則變焉亦引世輕世重之文以證鄭意周公制禮時般頑初靖變夏刑之輕以就重至穆王承平已久則改周禮之重以用中典荀子之意以周公制禮天下已治而用重典穆王時周道衰微而用輕典其意雖異而以周官刑重呂刑刑輕則同也然以大司

寇之文證之終以鄭義為長舊說周官輕刑少重刑多呂刑輕刑多重刑少其以少改多者皆其以重改輕者也竊謂三代之法夏刑輕而疏殷刑重而密故荀子有亂名從周刑名從商之語文王治岐改殷之重以就輕周初用殷刑又參以文王所作罰刑具見康誥一曰師茲殷罰有倫一曰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皆改重就輕以成中典也周官亦中典特較呂刑為重耳

馬融云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其罪惟均求有求請賕也以此五過出入人皋與犯法者等以周案求注疏作來當依馬本為是官謂挾官威勢反謂報

舊恩怨內謂女謁貨謂財求謂勒索貨賄來與賕通謂以貨干請以官反內貨求五過而出入人皋是故出故入也故出入人皋與犯法者等此古律也唐大宗問劉德威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對曰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皋所以吏務深文為自安計劉德威所引律為漢以來相傳之律是已改亏古矣至坐入而無辜則貨賕橫行而民無所搢手足矣

異義云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鄭元駁云古之率多作鍰贖赦

臯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
銅與今贖炁臯金三斤爲價相依坿萬世美云術以斤
法十六乘三鋝兩之數四十八耎以兩法二十四乘四
十八鋝銖之數一千一百五十二爲實以百鍰爲法除
之實如法而一鋝全銖十有一不盡五二以分母二十
五乘之鋝分子十三也大半兩者三分兩之二也鍰六
兩大半兩卽說文所引周禮說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
之說以周案鍰史記依今文作率伏生書傳作鐉云一
鐉六兩漢蕭望之傳云甫刑之罰小過赦薄臯贖有金
選之品字又作選徐廣注史記率音帥應劭注蕭望之

傳選音帥鄭司農注攷工記冶氏鍰讀如帥是率選鐉
鍰之音相近也釋文引賈逵說又以鍰爲鋝云俗儒以
鋝重六兩近是說文云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也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又云鍰鋝也
周書曰罰百鍰是鋝鍰之數本一也但賈以今文家鋝
重六兩爲近是其意以六兩大半兩爲正說文雖兩說
竝存而意主古文家異義葢同禼箸別有說

書僞傳云予則孥戮汝孥戮汝子言恥桑也古之用刑
父子兄弟臯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不犯以周
案先鄭注司厲引書作奴戮并引論語箕子爲之奴舂

秋傳斐豹隸也箸在丹書以明奴為皁隸其身不及其
子許叔重云奴婢皆古之皁人此奴之本義妻孥字古
用帑說文無孥字倫孔破讀為孥以為權脅之非也收
孥之刑始亏秦
鄭元云汝則有無餘刑謂奴其妻子不遺種類王肅云
同產皆坐倫傳云刑者非一以周案當讀汝則有無餘
句刑非殺句嘗聞諸先君子云餘除通治也非刑之省
謂有不治者其刑刑若殺也
馬融云刑辟疑赦其罰倍墨倍者倍二百為四百墨者
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
江聲云倍百鍰為二百之外又墨出二百之三分二凡
三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以周案江說為近
或說大辟赦刑呂刑有疑赦罰千鍰之文此由穆王枉
法斂財之計也以周案此毀經之言不足據也嘗聞諸
先君子曰後世之法如老幼廢疾倒許收贖與禮所謂
悼與耄不加刑者相合又殺人者必赦而律法戲殺償
命過失殺許贖以贖銀歸器家此正大辟疑赦之倒而
法之至公至平無可議者誰謂大辟二百中無可赦之
皁哉
書某傳云乃其速由文王佗罰云云言當速用文王所

伦違教之罰刑此亂又常者無尋赦戛常也凡民不循
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眾子之官主訓民者
而親犯之乎林之奇說執政之人不亏民之尋皐引愚
自咎乃曰吾當速用文王所伦之罰刑以繩之罔有所
赦民不知自新之路終不循乎大常矣以周案某傳以
不率大戛四字上下兩屬又亏訓人之下添說親犯殊
非經恉林說亏文似順而輕視文王伦罰亦失成王周
公誥誡之意近人又據左傳引此經有皐不相及之義
謂無赦下有脫文說既武斷或謂惟弔茲弔善也不亏
我政人尋皐卽不相及之義亏經文又不貫竊謂元惡

大憝四字為上下章恉釋詞謂元惡為人所大憝卽其子弟亦絕之不孝友其人也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甚言元惡之見憝亏所親也弔至也其惡至此不亏我政人尋皐受罰則天所與民棄大泯亂矣言宜急治之也治之若何亦惟曰乃其速用文王所伦泫刑惟茲元惡不尋赦其父子兄弟不相率以大刑所謂皐不相及是也罰猶泫也伦泫刑與伦教刑伦賊刑伦祥刑句泫相同文王所伦泫刑卽治岐之皐人不孥是也但所謂皐人不孥者亦謂父子兄弟皐不相及非幷元惡亦赦之也茲無赦不率

大戛茲指元惡卽申明文王伾泫荆之義釋詁荆戛常也戛謂常荆率大戛者謂連坐之率讀如率率老夫之率大戛猶後世所謂大獄也此速由文王泫荆不率大戛與下節速由茲義率殺反對此節戒其民自矧惟外庶子訓人至汝乃速由茲義率殺戒諸臣也訓人謂師長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別徧也譽善也謂徧布政教進民亏大善時乃引惡惟朕憝卽元惡大憝之意引惡人以瘝君長惡人宜殺引惡人之長吏亦當連坐故曰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不率大戛為文王泫茲義率殺用殷桑之義荆義殺殷有連坐之泫墨子尙同篇引泰誓

曰小人見姦巧乃閒不言也發皋鈞謂事發連坐其明證也自亦惟君惟長至非德用乂又戒諸侯非德用乂謂非德教可用以治明當征討之也舊分章節均無倫次

春秋傳曰季引康誥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苑何忌引康誥父子兄弟皋不相及周官族師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荆罰慶賞相及鄭志趙商問族師之職門內相坐康誥之云門內尙寬不知書理亂錯荅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共相救泫康誥之時周泫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尙寬以安天

下孔穎達云廉誥所云以骨肉之親舅相容隱故舅不
相及周禮所云據疏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舅今之
律令大功以上舅相容隱鄰保有相及是也以周案
舅不相及今廉誥無其文所謂文王伐法荆者其舅不
相及之義也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舅人不孥此其法
荆也言有此不慈不祗不友其之元惡其父子兄弟亦
必大慈惟茲無赦其父子兄弟不牽率而相及若族聯
中有此元惡不為之大慈且為之保受是同惡也則荆
罰宜其相及矣廉誥之不相及為其父子兄弟之大慈
故也族師之相及為其族聯之保受故也且至親有相

隱之道有舅而匿理以情屈卻芮與呂甥謀弒文公依
秦漢法當族而其子缺未聞從坐後為卿羊舌虎既誅
叔向為之奴而祁奚卒救而免焉漢宣帝詔云自今子
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
匿妻大父母匿孫姝妹皆上請是漢法子匿父母等雖
姝妹亦皆勿坐父母匿子等姝妹以下皆不上請蓋皆許
其相隱也論語父為子隱皇疏云今王法許期親以上
舅相為隱不問其舅期親以上者父子兄弟也然則司
厲有奴男女者先鄭以為坐為盜賊而為奴者引書奴
戮汝及論語箕子春秋傳斐豹為證以明奴者舅隸其

身是也廉成謂從坐沒入縣官似失經義不然父子同坐亦必身與其事而同惡者也惠半農據管子文以刑罰相及為連坐其官長亏經義亦未順

書梓材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僞傳云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以周案僞傳甚曲讀殺人歷人為句尤謬姦宄殺人句朝士所謂盜賊軍者也釋詁云歷傅也又云相也歷人者見姦宄之殺人而力助其人以殺姦宄者也宥之者所謂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舉也姦宄入其家格殺之無舉其鄉邑助之者亦宥之肆民亦見厥君事有敗之者戕之必宥也上節亦厥君先敬勞順言之此節又逆言之

杜子春云小宰掌建邦之宮刑宮皆當為官鄭元云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以周案凡曰建邦皆謂立國建不屬刑為義小宰副貳冢宰不必專掌宮事故杜氏破宮為官下文言憲禁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濾是其義證鄭讀如字云在王宮中者之刑亦謂庖膳酒漿諸人非指五刑之宮辟也宮辟亏隱者豈在王宮之中

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鄭眾云地比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鄭元云地訟爭疆界者圖謂邦國本圖以周案以地比正民訟即小宰之比居司約之民約以圖正地訟即小宰之版圖司約之地約鄭彼注云民約謂征稅遷移仇讎既和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是也此注民訟地訟不分未是民約謂征稅遷移者據小宰八柄聽政役以比居而言地比即比居之伍籍也先鄭注比居伍籍也又謂仇讎既和者據調人和難有避弗避而言避弗避亦以地比正之而已其藏之亏國者亦謂之國比鄉師以國比之瀆以時稽其夫家眾寡

馬牛之物則人民六畜之訟亦以地比正之也亦謂之地傳朝士職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先鄭注亦以田畔比屬為解彼文不以民地對言渾釋可通

周官調人凡有鬥怒者成之不可成者書之先動者誅之鄭元云鬥怒辨訟也成平也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元謂上言立證佐成似非以周案公羊僖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傳此楚子而貶僎人以執宋公故終僖之篇貶何注古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舉楚壽執宋公僖公與其議釋之今復犯圍宋故貶此即先

動者誅之之義也上文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亦
謂以民和解之先鄭以為立證佐成故亏此辨之
大司寇以两造禁民訟入束矢亏朝然後聽之以两劑
禁民獄入鈞金鄭元云不入束矢不入金則是自服其
不直者也以周案管子云小辠入以金鈞薄辠入以半
鈞訟獄者三禁之而不止則入一束矢以罰之淮南子
云有輕辠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注云金
分隨辠輕重有分两是則獄入鈞金者贖其薄辠訟入
束矢者罰其終訟也吏既和解之猶終訟罰之為險健
者戒然後聽之又防其終有冤抑也舊說未安　又案

束矢鄭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箇與蓋本春秋傳
彤弓一彤矢百之文魯頌毛傳云五十矢為束蓋本荀
子論兵一弩負矢五十个之說淮南高注云箭十二為
束蓋本漢書弓一張矢四發服注發十二矢之語惠氏
禮說束四矢又本禮經鄉大射每束四矢為義
鄭眾云朝士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謂訟地畔
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以地傅而聽其辭
以其比畔為證也鄭元云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
亦亾歸後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
證者來乃受其辭為治之惠士奇云朝士之地傅即司

約之地約傳謂傳別約謂約劑皆判書也藏亏天府若有訟者則開府視書以聽其訟責者訟也論語內自訟包注云訟猶責也屬責者地訟也如魏清河平原爭界冀州牧孫禮請以明帝初封平原圖決之是也以周案地傳卽小司徒之地比亦卽司約之地約皆取比屬之意惠申先鄭義尋之傳訓傳別未是

鄭眾云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辠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辠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淫者其時格殺之無辠惠士奇云軍謂持兵者持兵入門乃得殺之若不持兵不得殺苟持兵豈必羣輩而後殺之無辠哉故不徒曰盜賊而又曰軍所以正盜賊之名也以周案惠氏此說明確

周官條狼氏誓僕右曰殺誓御曰車轊誓大夫曰敢不關鞮五百誓師曰三百鄭元云車轊謂車裂師樂師也關謂關亏君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以周案條狼氏掌趨辟者也其所誓者誓其從行之人各盡厥職也下文誓大史特言邦以別之則此為誓從行者明矣僕右執兵故誓之曰殺御主犯載故誓之曰車轊大夫其副車之從行者有司有請復亏王先關從車

逢之不舉歲當王車敢不關者大夫以官刑糾之鞭伾
官刑故誓之曰鞭師眾士謂執鞭之趨辟者故亦誓以
鞭舊說其右殺其御轘其大夫師鞭非也車轘皐人鞭
笞大夫皆始亏春秋戰國之世非古也惠氏禮說因此
刺刑不上大夫之失言叟非
鄭元云八柄八曰誅以馭其過誅責讓也俞樾云此文
自一曰祿二曰予三曰奪四曰置五曰廢六曰生七曰
七曰廢對五曰生與八曰誅對內史言此八柄之事其
文皆同惟變誅言殺然則誅謂誅殺之明矣鄭君因誅
以馭其過疑過失但當誅讓不當誅殺不知此過字當

讀為禍漢公孫宏傳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
禍是其證也誅以馭禍與生以馭福相對成義以周案
俞說是已鄭意八柄以所馭者對文富與貧對行與幸
對貧與福對過與辠對辠重而過輕故誅訓責讓說詳
選舉門
異義云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
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
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說鄭元駁云凡有虧
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
不上大夫以周案易其刑渥李氏集解引九家鄭虞並

作刑剭晁氏古周易引京房亦同但京說刑枉頗爲剭
九家與虞訓剭爲大刑詩疏引鄭注云屋中刑之其說
各異而以大夫以上有刑則同也鄭注司烜氏邦若屋
誅云屋讀如其刑剭之剭以屋誅不令人見遂謂刑不
上大夫亏義終曲白虎通義用戴記文以爲尊大夫又
引或曰撻笞之刑也此說本賈子新書階級篇云廉恥
禮節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係縛楊笞
髡刖鯨劓之罪不及士大夫此刑不上大夫之正義也
若蘇氏厲浚禁乃浚家言何足道哉
記曲禮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周官調

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
以周案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正浚也人有父母兄弟
之讎不能不報讎不能報官又不之治而且調和之者
其辱焉而未死傷焉而未死者與否則其父母兄弟亦
有應辱之辜所謂殺人而義者也不然令讎人遠辟非
所以申國浚而慰孝友之心矣
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
內五世之外施之亏己則無義施之亏彼則無辜所復
者惟謂殺者之身及枉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
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

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
亏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疏云鄭從之
異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
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鄭元駁俾子恩
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子
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亏子恩之
言以周案子恩善無為戎首亦不與其報復
異義衞輒拒父公羊以為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
許拒其父左氏以為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元
駁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處以周案曠悖公義輒

傷私恩欲仁義之兩全宜如伯夷叔齊之兩讓雖失國
不怨也況曠輒能兩讓未必失國乎先君子論語後案
言之詳矣
異義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為
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鄭元駁云乙雖不孝但毆之
百殺之太甚凡在官者未尋殺之殺之士官也
鄭元駁異義云左氏宣十八季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亏
鄫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他國君不加虐
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
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

記祭統云草艾則墨而月令孟夏之月斷薄刑決小罪
鄭元云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亏墨者今以純
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兪樾云斷
薄刑決小罪卽為出輕繫張本薄刑小罪卽是輕繫者
斷之決之正所以出之也亏孟夏行之未為失宜以周
案斷決出互文鄭君以月令為秦制故篇中屢刺之未
是

春秋公羊傳云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炊之道也
以周案王制公家不畜刑人為殷制祭統云古者不使
刑人守門鄭注古者謂夏殷若周禮罨者使守關宮者

使守內刖者使守圊髡者使守積是亦畜刑人矣特不
近之耳論語曰近之則不遜
白虎通義云夏曰夏台殷曰牖里周曰囹圄鄭志云崇
精問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鈞臺囹圄何代之獄
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
是也以周案意林引風俗通語與白虎論同初學記引
博物志云夏曰念臺殷曰動止周曰稽留其說歧異
何休云王者受命不追治夷事劉逢祿云古者改元必
大赦以為亾主所縱未必非逋逃之藪其所治未必非
枉橈之獄也武王克殷反及贏內以燕射之上宮布憲

施舍亏百姓漢之伯九有也入關而除秦苛法皆此意
也後世不察或以子孫縱祖宗之囚或以災祥出眾定
之讞所謂知曰之圓而不知其不可為規也以周案國
多赦令下多倖民劉說有見亏此
鄭元云宰夫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
之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詭為書以空佗
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江永云失財謂典守財而失之
用物謂私用官物辟名通上二事謂巧為規避或諉舉
亏它人誅之治其舉且責其償也以周案下云其足用
長財善物者賞之財用物明分三項當從鄭辟名之辟

讀為避可備一義

受業江陰馮銘
孫次丙仝校

